

北新叢書之一

瘋 狂 心 理

英 國 哈 忒 原 著

李 潘 小 梓 峯 年 合 譯

1927

# 本書的內容

頁數

|                   |    |
|-------------------|----|
| 序言·····           | 一  |
| 原序·····           | 四  |
| 再版原序·····         | 八  |
| 三版原序·····         | 九  |
| 譯者的話·····         | 一一 |
| 譯者再識·····         | 一三 |
| 第一章 瘋狂的歷史·····    | 一  |
| 第二章 瘋狂的心理學概念····· | 一三 |
| 第三章 瘋狂的現象·····    | 二五 |

|      |         |     |
|------|---------|-----|
| 第四章  | 分裂      | 四五  |
| 第五章  | 心組      | 六七  |
| 第六章  | 衝突      | 九一  |
| 第七章  | 抑遏      | 一〇五 |
| 第八章  | 被遏心組的表現 | 一一五 |
| 第九章  | 投射      | 一三七 |
| 第十章  | 瘋狂底不合理  | 一四九 |
| 第十一章 | 空想      | 一六九 |
| 第十二章 | 衝突的重要   | 一九三 |
| 參攷書  |         | 二〇三 |

## 序言

瘋狂的現象，在中國研究的人還很少。普通人的觀念，還是極迷信的。他們把瘋狂病，看作鬼神在人身上操縱的結果。因此，他們遇見了瘋狂的人，也就如同遇見了鬼神一個樣的，嚇的退避三舍，不敢接近。他們的觀念，既然如此，所以他們醫治的方法，也就不過做些畫符念咒等無謂的事，敷衍過去。這種態度的結果，就是患瘋病的人，不能得到良好的醫治和相當的管理；社會上也就受了不少的影響。

這種迷信的觀念，在歐西各國，心理學未發達之前，也極普通。但是近幾十年來，因為心理學說的進步，這種觀念，也漸漸的消滅了，我們現在看起來，引起這種進步的人，不能不首推維亞納的弗勞特（*Freud*）。他的學說，可算

是近代變態心理學的中心點，且有許多地方，可以應用來解釋我們常態的行爲。因此，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使他們把迷信的觀念，漸漸拋棄了，替他們創造一個新的心理觀念，去研究瘋狂的現象。這就是弗氏的大貢獻。至于他的學說的本身，也有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把他的好處，也就抹煞不講。

弗氏自己的著作極夥，但是在德文裏的居多，且大半多是長篇累幅，不適普通人的需用。哈忒做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把弗氏的學說，用極簡單的英文，敘述出來，使普通人讀之，可以得到弗氏學說的綱領，用心理的眼光，去解釋瘋狂的現象，和我們平日『不覺』的行爲。

哈忒的目的，是達到了。他的書，在英美兩國，已經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

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在影響這許多人對於瘋狂的迷信態度。

現在李潘二君，又把哈氏的書，譯成漢文。這事是極可注意的。我雖然未曾和李潘兩君見過面，但是我想他們的目的，正和哈氏的相同；就是要把弗氏的貢獻，介紹與我國的公衆。我很希望他們的成功，也和哈氏一樣。消除舊時的迷信，替讀者建設一個新的眼光，去研究瘋狂和他種變態的行爲。

一九二二，十二，樊際昌。

原序

本書對於瘋狂心理並不想詳細討論。因為現在關於心理學這門科目，思想上有許多獨立的派別，而且他們的研究方法又有根本的不同，顯然不能把這樣一個題目縮短在一小冊中詳細講的。這里所要嘗試的，不過是把變態心理中已有重要結果的某種新發展敘述一下，這種發展似乎可以供進一步研究的很好的憑藉。

關於本書的材料已經用過一番功夫整理的很有系統，使他所欲建立的普通原理可以清清楚楚的顯出。在這小冊中採用系統的方法，未免有些獨斷的地方。所以必須警告讀者，本書所援引的原理，有許多還沒有確實成立，寧可認為一種暫定的假設，以後還須要有重要的訂正和修改呢。

還有一層必須要知道的，就是這書並不想討論瘋狂心理的全部。這不過是任意選出其中的某部分而加以研究，這部分多半是在用心理的研究法上能產生好結果的。我敢預料這些方法在將來一定要應用的很廣，不過以我們目前的知識而論，我們必須老實承認，這些方法在瘋狂心理的全領域中止有很有用的功用。這種承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現在有許多新研究家，其著作中有一種歡喜下過分的概括的傾向。看到心理作用的複雜及心理學的幼稚，我們最好必須明白進步之慢是必不能免的事，止須能夠找出一條將來可以跑到科學的定律那裏去的路來，我們就可滿足了。

本書所列舉的許多普通原理，大部分是得之於維也納教授弗勞特的，他可稱為研究變態心理最早而且最有成效的思想家。雖然我所取他的學



說的範圍不容易表明，但我絕不預備把弗勞特及其門徒所定下的原理包括無遺。有許多原理，在我看來，是還沒有證實的，而且是建立於不穩固的基礎之上。在他方面，許多弗勞特的基本原理漸為公眾所承認，有效的證據也一日千里的增加起來。在本卷中我想介紹的不過是那些已經認為必須知道的原理罷了。

別的許多著作家的著作，我曾參考的，有瓊 (Jung) 博士，巴黎的傑納 (James) 教授，彼爾生 (Pearson) 教授等，而對於克拉夫脫平 (Krafft-Ebing) 教授尤應特別道謝。最後屈洛探 (Trotter) 的兩篇論『羣的本能』 (Herd Instinct) 的論文，對於我也有很大的幫助。

我還要謝謝莫波三 (Mogobner) 在我抄寫和訂正之中，他有許多有價

值的幫助。

一九二二，九，哈武。

原  
序

七

### 再版原序

在本書預備再版的時候，書中修改的地方比較少些。然參考書籍一覽表，已加以修正和補充，並且凡是對於本書所述的許多原理可以有所引伸的著作，也都參考過了。

一九一四，九，哈武。

### 三版原序

這書出版以來雖然近乎四年，但在這版預備付印的時候還沒有本質上的修改。這並非因為心理學和心靈研究沒有進步。止因為本書所論及的單限於基本原理，而近來的進步，不是在原理的本身，是在建築於這些原理上的東西。

但有數端必須伸說的，即過去兩年的大戰爭，供給心理學許多材料。感情在人類思想上的勢力，邏輯在『使那些從感情及偏見所下的結論可有成效』上的重要，以及人心為他自己所不覺得的心理作用所支配的厲害，都已一批一批的披露出來，即那最膚淺的視察者也覺得這是很明顯的了。這些概念的描寫和說明，成為本書的重要部分，這種描寫雖是創舉，但他實

在已經在近世史中有許多的例子證實過了。但是把原來選出的例子保存着，讓讀者把書中所述的原理應用到現時心理學的材料上去，當做一個有價值的練習，這也是很有益處的。

一九一六，六，哈忒。

## 譯者的話

研究心理現象，是很有趣的事；研究變態的心理現象，尤其有趣；而研究瘋狂病者的心理現象，更是有趣。這是我們譯這書的動機。明白了心理現象的源委，就可以有解決人生之迷的頭緒；明白瘋狂的心理現象，是要明白心理現象的第一步，而同時又是明白心理現象最深奧的祕密。這是我們譯這書的希望。

心理學近年來的進步甚快；研究的材料上學說上都有很大的變遷。這書出版較早，似乎已是明日黃花。但實在講來，這書很有介紹的價值及必須。第一，近來心理學上所變遷的，大多數是在研究時的態度方面；這書所引用的原理，仍舊是很有用的。第二，這書所用的方法非常合於科學的精神。不要

說他所用的原理仍是新鮮，他的敘述是怎樣的簡明，便於初步的研究；即以他所用的這個方法論，也是使我們得益不少的。第三，我們中國人對於瘋狂病者的觀念和態度都急須改變，這層樊先生在上面已經說過。

末後我們還要聲明幾句的是：課餘譯述，難免疏忽；輕易嘗試，恐多謬誤；而自己覺得最感困難的又有譯名之不易愜當；中西文詞句上之不易吻合——這些都是要對著者及讀者諸君道歉的。我們極誠懇的在這裏歡迎大家的批評和糾正！

民國十二年三月，譯者。

## 譯者再識

當這一小冊譯本要再版時，我們又把牠和原本校對一下，發現出好些錯誤。我們原知道自己的不濟，曾要求讀者的指正，現在果由自己發現出許多謬誤來。那麼，爲我們自己的能力所限而不能找出的錯誤，就一定不知還有多少在裏面了！希望今後的讀者不吝教正，使譯本漸臻完善而無負于作者！

現在我們還覺得這本小冊子除了本科（心理學）的價值外還有額外的價值，值得我們在此介紹。那「空想」的一章（十一章）內實在含着文學的及一切藝術的根本原理，喜好文學的人，我們以爲，不可不取之一讀；我們敢說，研究文學的人讀此一章勝讀百十本冗長的文學批評書。因爲這裏所講



的是根本原理，原理既明，餘下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第十二章——「衝突的重要」，又是研究社會學的人所不可不讀的。社會是我們生死于其中的一個東西；我們要對於牠有一個清楚的觀念，其難有似乎舉起自己足下所踏的那塊木板；因為開始就有種種傳統思想和風俗習慣來蒙蔽你。我們要免了這些蒙蔽，第一就得站到旁面去做一度冷靜的觀察。「衝突的重要」這一章實在就是教我們怎樣去觀察社會以及風俗制度的，研究社會學的人先來看看這一章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利。

一五五，二五，梓年於北京。

## 第一章 瘋狂的歷史

歷史初元，卽有變態心理現象的記載，這是在東西洋各國最古的簡冊中都可以找到的。所以在舊約中我們讀到薩爾(Saul)再受魔壓的時期，上帝遣鬼靈降伏在他的身上。我們又讀到尼伯却尼薩(Nebuchadnezzar)底心亂，他相信自己變成了一個動物——他像一隻牛吃草，他底身子爲雨露所沾溼，直到他底頭髮生長的像鷹底羽，他底手指像鳥底爪一般。至於西方呢，變態的心理現象在荷馬(Homer)底詩歌中常常可以看見。埃傑(Ajax)受怨鬼底磨折，以至拔劍自殺，猶利西司(Ulysses)因欲逃避脫魯琴(Troyan)之戰，假裝癡癲，還有那有名的『神之默示』(Oracles)不全是欺騙的性質，亦許有一部分可以解作神經病的發現，像今日在所謂『靈媒』(Medium)中找

見的一樣。

既有變態的現象，就有想去說明他的解釋，因為「要求說明」是人心底一種根本性質。在瘋狂底歷史中，這種要求常常表現出，想要建立一個與當時一般知識和思想融協的說明，以求滿足。我們應當知道，這些假定的說明，是對於瘋狂的各種概念（*Conceptions of insanity*）。本章底目的，是要找出他在歷史上發展的痕跡，至近今『瘋狂的心理學概念』（*Psychological Conception of insanity*）為止，這心理的解釋是全書底主要論旨。

在那些古代的記載中，瘋狂的概念可以稱為『鬼神的』（*Demonological*）。這些現象大家認為鬼神底顯靈，他們或是真正住在人底身子裏，或是僅在外面玩弄他。要是這種表現的現象與當時宗教的概念相調和，便說那鬼神

的性質是仁慈的，附着鬼靈的個人便被尊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反轉來，要是個人底行爲和倫理觀念相衝突，便說是惡鬼底作祟，在這種見解爲公眾所承認的時期內，那惟一有力的醫治方法，自然是僱用僧侶來念咒消災了。

紀元前四六〇年左右，黑帕克拉脫斯（Hippocrates）降生以後，瘋狂的解釋在希臘便有根本的改變。黑帕克拉脫斯是醫藥底祖師，他定下一個原理來，就是說腦子是精神的機管，發狂不過是這個機管有了疾病的結果罷了。他『從亞使克拉璧司（Asclepius）底寺院裏，領出他底病人來，用尋常的藥物醫治。』

這種見解——第一次想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瘋狂——在那時不會有極有效果的發展，而在知識停滯的黑暗期（Dark Ages）中竟完全消滅中。

古期的歐洲把思想，文學，和藝術降為握有大權的教堂的奴婢，哲學為煩瑣哲學 (scholasticism) 所替代，科學為神祕教 (Mysticism) 所替代。

那時對於瘋狂底性質和原因的見解，又回到太古鬼神的概念，這也是自然的結果。瘋狂現象的證候，是由於超自然力——神或鬼——的憑附的那種學說，又復出現，至中古而造其極。

在禁慾派 (ascetics) 和幻想家 (ecstasies) —— 當時候這種人很多 —— 的記載中，我們常能找到關於默示的記載，如幻象 (Visions) 和出神 (trances) 等，這種現象是今日瘋狂病患者所常有的。中世紀流行的信仰，把這種現象看作與神祇 (Paij) 交通的結果，因此凡有這種現象的個人甚為公衆所虔敬。

還有些變態的心理現象，自爲一種『魔道』(witchcraft)，這也是中古思想底特產之一。魔道的時期成了人類歷史中迷惑的一章，依舊佈滿未決的問題。有許多魔道的儀式，如女巫的安息日及別種晏會，亦許是歐洲未有歷史以前的宗教——日耳曼底迷信教——的遺跡。因此他們成爲一種崇拜，與當時有勢力的宗教並立。這種崇拜免不掉要從心志不安定的人們中吸引許多新兵去進他們底行伍，這個事實，在現時我們還常能找見證據。因此在女巫中找見許多現在所稱爲神經病或瘋狂病的人是不足爲奇的。現在的醫生所認爲神經昏亂病(hysteria)的某種症候，在當時是認某人爲女巫底鐵證。有一種這樣的症候叫做『魔爪』(devil's claw)，就是在被認爲女巫底身上有失去知覺的皮，現在的醫院裏常遇見這種病，叫做『神經麻木』。

(*hysterical anaesthesia*) 魔爪的有無，再加些別的虛幻的試驗，就成爲審判某人是不是女巫的證據。這種殘酷的制度，在歐洲各國是很堅固的，到十八世紀還有存在。幾年前單在脫拉浮 (*Trafalgar*) 底首都，被認爲女巫而處以死刑的有四千五百人，我們從這件事實，也就可以得到一些當時女巫盛行的印象了。

還有一種變態的心理現象，既不能歸之於聖靈的憑依，又不能看作女巫，便大都認爲魔鬼的作祟。這些不幸的人，有了這種病，經過念咒驅妖或別的儀式以後，還醫治不好，就關閉在洞中，或是放逐於社會之外。

這種虐待的改革，要歸功於二種不同的思想——科學與人道主義——的發展。科學的方法，現在用來改革人類的知識，早先只用以研究物質的

世界。但這種研究所引進的思想底客觀的方式，不能不有許多遠大的效果，故自煩瑣學說推倒以後，瘋狂病由於魔鬼作祟的觀念也跟着推倒了。結果，近代的歐洲又回復到一千多年以前黑帕克拉脫司所達到的地位。心理的現象看做腦作用底表現，瘋狂是一種腦病，正如肺炎是一種肺病，所以在十九世紀底初年，近代瘋狂底『生理學概念』(Physiological conception)已經成立了。

在這個時期之前還有個過渡的時期，可以稱爲『政治的概念』(Political Conception)。雖然瘋狂不再認爲魔鬼底作祟，但是以爲他們在社會上沒有值得考慮的價值，以爲能夠禁止瘋人不去擾亂他底同伴，社會就算能夠曲盡其責了。所以這是一個禁錮的時期。



「人們用骯髒的東西遮護身體，禁錮於陰溼的石洞中，不透空氣，也沒有光線射進去，睡在亂草鋪成的床上，少見更換，不久便腐敗了——這真是可怕的洞穴，下賤動物所不要居住的。瘋狂病者被投入那些拘留所裏去，使和牢中的罪人爲伴而任其擲掄。這些不幸的病人，像盜賊一般用鐵鏈鎖起。」那時拘留所的難堪的苦惱，曾經霍高（Hogarth）底妙手描畫出來，這是很難用文字形容的。

第一種爲瘋狂病者呼冤底人道主義的著作，發現於英國十八世紀之末，倫頓和約克底拘留所都經改革，於是病者始有較善的物質環境。柯拿來（Dr. Conolly）在郝惠爾（Nanuetl）革除鎖鏈，這是當時拘留所中重要的刑具。法蘭西因賓內耳（Pinel）和愛史客羅（Esquirol）底倡導，也有同樣的

改革。自此以後，人道主義的運動繼續成功，瘋人應當作人看待的道理現在人人都知道，今日的拘留所已改變得很安適很整齊的了。

這種管理和看待底方法的進步，每一步都得到科學進步的幫助。十八世紀之末，變態心理的現象必須要用『用在別處已經使智識很有進步的』方法去研究的見解，已深入人心，所以在這時期已立下用科學方法研究瘋狂病的基礎了。這種研究——成爲科學的一支叫做心病學（*Psychiatry*）——在過去的百年中發生一極大的進步，現在已積聚了極豐富的知識了。

我們已經說過，在十九世紀之初，瘋狂病底生理的概念，已得公衆底承認。研究底方法，大概從解剖學和腦的生理學下手，我們關於這些科目的知識，增加的速率非常之快。因有顯微鏡底幫助，腦底解剖研究得很詳細，應用

實驗的方法去研究大腦底生理，便使他的研究更進一步。研究大腦生理所得的重要結果，即證實大腦的部位，發見大腦的某部分掌司身體某部分的功能，例如腦子有一部分叫運動區域，職掌身體的各種運動，因此這區域有一部分損壞，那相關的四肢立刻就癱瘓了。

因有這種種的發見，發生一種熱望，以爲瘋狂病底性質和原因不久便可大白於天下了。但這種希望還沒有實現，因而就生出一個解釋，說生理的方法的價值雖不能否認，然而瘋狂的問題有許多要用別種方法來解決的地方。這種方法就要取給於近來『心理的概念』的發展了。

心理的概念所根據的見解，就是心理的歷程可以直接研究，不必管到腦子有無相伴的變化，因此瘋狂病可以從心理學的立足點去研究。以前心

理學容易和玄學，神學，倫理學等相混亂，對於瘋狂的這一方面的發展很有損害。例如赫英魯史（Heinrich）以爲瘋狂是罪惡的結果，只有信仰宗教可以醫治。但心理學終究得以脫離他的近鄰，牠的可用以研究瘋狂病已是很瞭然了。這一方面的第一次的大進步是十九世紀之末法國底心理學家造的，尤以傑納底著作爲最有名。近幾年來進步很快，由克拉不林（Kraepelin），勞特瓊等之研究，瘋狂底心理的解釋已經完全成立了。

所以現在關於瘋狂病有兩種有勢力的解說，就是生理的和心理的，他們研究的方面極不相同，但有相似的一點，就是都採用科學的方法。

瘋狂心理

## 第二章 瘋狂底心理學觀念

所謂瘋狂底心理學概念是什麼意義，他和生理學概念有怎樣的關係，其目的和方法又是怎樣：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懂得很清楚的。要考慮這些問題，必先知道近代科學所根據的幾個根本的名辭，並且免不掉還要講到那些超出我們討論範圍之外的問題。但因關於這些基本的事實，不預先有精確的觀念，對於心理學就不能有清楚的思想。所以我們暫時侵入哲學的範圍，讀者想能加以原諒的。

上面已經指出，近來研究瘋狂問題的有兩種不同的根據。心理的解釋把現象看作心的狀態，而生理的解釋不過把他們看作腦中有變化的表現。現在在這敘述中我們必須用到許多名詞，牠們在尋常言語之中雖然用得

很寬泛，很錯誤，攷究起來，却有一個精確一定的意義。這就是科學，心，腦，生理學，心理學等名詞。

科學是求知識的方法，這是人都知道的，但無論研究的是何科目，其方法常是相同，這就誰都不知道了。專心研究心理學的人和專心研究化學的人進行時的程序是一樣的。普通的科學方法有一定的步驟，舉一例而細察之，便可知其性質了。

讓我們拿獲得行星系底運動的知識所經過的手續來做個例。早先的天文學杜造許多新奇的假設來說明行星底運動，但自哥白尼（Copernicus），鐵苦（Tycho），白萊漢（Brahe），客伯羅（Kepler）降生以後，便捨棄了這些假設，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了。這種科學的研究法雖較迂緩，但是

很可靠的。第一步是辛苦搜集必不可少的事實，某一日精密觀察某一行星在天體中的位置，以後每隔幾天觀察一次，把這些觀察所得的加以適當的分類，最後就可以得到一個「行星在他底軌道中繼續所占據的地位」的記載了。第二步就要找出一個便利的公式，可以簡括的完備的記述這些連續的地位。這個法則是客伯羅所發見的，他說，要是我們假定各個行星是依某種弧線——幾何學上叫作橢圓形——環繞太陽運動的，那麼，我們底假定同先前所搜集的事實是確相符合的了。因此，知道了行星在一月一號的位置，知道了他底運動的速率，我們就可以推算正月十四號他沿着橢圓形移動到那一點。要是我們回轉來看看正月十四號觀察行星的位置底記載，我們就會看見測算的地位和自精密觀察所決定的地位適相吻合。因為這



個試驗常能十分有效，客伯羅底公式便定爲科學的定律了。

如其我們把獲得定律的歷程分析一下，我們找出他含有三個連續的步驟：（一）事實之搜集和記載；（二）把這些事實分爲各組或各系；（三）找出一簡短的公式或科學的定律來，使我們能用最明白最便利的方法記述這些結果。這就是所謂科學的方法，無論研究什麼東西，只要是科學，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讓我們現在來考驗科學方法的別一例，即構成元子論的各種定律的發見。這是立刻可以明白的，化學家進行時經過三個步驟，正和我們在客伯羅發見行星的定律的情形中所找見的相同。第一步確定事實，在這里就是觀察化學的本質及其分解和化合的情形。第二步把事實分爲各組，發見在

分解和化合之中成分的比例常是一樣的。第三步構成一條科學的定律用以說明這些事實。這第三步是達爾頓 (Dalton) 所成就的；他想出一個假設，就是，化學的本質是從微細的元素或元子構造的，這些元子的連結遵守某種簡單的原理。他發見這樣得到的公式——最後即構成著名的元子論——不但使他能夠說明那些已經用實驗確定的化學的化合和分解底事實，並且在同類的實驗中，有了這些公式底幫助還能夠預測將來的結果。達爾頓底原理經過不知多少次的試驗，都和經驗的事實相合的。所以他定下的公式，像客伯羅底橢圓形一般，現在已認為既經成立的科學定律了。這個原理的確是知道的人如此之多，應用如此之廣，說明如此之詳，以致平常的讀者關於他底眞性質反而很容易陷於錯誤了。

客伯羅底橢圓形和達爾頓底元子論雖然都是用科學的方法得到的，但兩者還有一種重要的區別。在第二例中發現一個新的因子，我們可以看出達爾頓不單建立一個科學的定律，他還發明定律所由立的對象，我們全不知道元子是否真實存在，也沒有人曾經見過或接觸過，亦許永沒有人會見到或觸着。元子不過是科學的想像構成的。這個用到光浪的原理上去十分相似；以太和他底波動在自然界中永沒見過，他們是科學家創造了用來解釋光和熱的事實的。但是他們底沒有真實存在，一點不損害他們在科學上的價值。他們能使我們簡約或預知許多的事實，這就是一種科學的定律所必須要有的惟一證明了。

上面所論及的區別，可用『現象的』『概念的』兩名詞來表明。現象

是可以經驗的事實，是能真實觀察的事物。概念是科學家所創造，用來簡約或說明經驗的事實的。例如化學底本質及有色的物件是現象，元子和光浪就是概念。

我們現在要來結束關於科學方法的敘述。他包含（一）現象的觀察和記載；（二）把記載的現象分別爲各組或各羣；（三）發明一個公式使我們能用最明白最方便的方法簡約這些組或羣。這個公式的性質可以完全是概念的，這就是說，扶持他底「想像的對象」(imaginary objects) 在自然界中是否真實存在，不能證明，他所要求滿足的惟一試驗，是功用底示驗，他必須要能夠說明我們真實遇見的事實，並且使我們預知未來事實底發生。所以，倘若要使瘋狂的研究當得起科學的名稱，就必得要用這個方法，而這門功課範

圍之廣也可以明白了。但還有一個困難遺留着有待於解決。要是只有一種研究的方法，那麼，生理的解說和心理的解說間有什麼區別呢？

生理的概念也承認瘋狂的現象是意識的現象，但是他以為心理的各種歷程在腦中伴着相應的變化，他底注意點就集中於這些腦底變化。至於意識的現象和他倒沒有直接的關係。生理的解說的第一目的是要找出在瘋狂時腦中確實的變化以及和每個受病的心理歷程相關的腦的變化。他底最後的目的是在發見便利的定律，可以用最簡短最明白的方法來敘述這些腦底作用。這些定律自然不過是包含許多生理的名詞，——關於意識的許多名詞在這兒是找不到位置的。

心理的概念，開始就取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他把瘋狂時所有的意識

作用看做他所要研究的真實現象。他的最後目的是要發現便利的定律，使他能夠簡而且明的寫出這些意識作用。在這兒的定律只包含心理學底名詞——關於腦的名詞在這兒是沒有位置的。

這是再重要不過的，在最後的定律中，無論這個定律是從生理的概念得來或是從心理的概念得來，名詞切不可混合。生理的定律切不可含有心理的名詞，心理的定律切不可含有生理的名詞。要是把『腦細胞』和『觀念』合在一起，除了弄得很迷亂之外，不會得到一點結果。所以讀者必須奉此為信條。至於要把他底實際盡行指點出來，必須越出本書底範圍，所以略去不講了。

心理的概念和生理的概念的最後的關係，含有關於心腦間底連接的

許多爭論的問題，須待哲學去解決。自不能插入這裏來討論。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對於以上敘述的簡單的區別是必須要懂得清楚的。

本書底內容已經用心排列，務使科學方法的三個連續的步驟照了論理底次第現出。第三章敘述瘋狂底現象，即我們在病人中觀察到的許多事實。第四章把搜集到的事實排列和分類。於是我們在第五章及以下的各章說明這些事實，定下許多心理的定律來簡約在瘋狂病中發現的現象。讀者在這里就引到概念的心理學，倘使他已通曉概念和現象間的區別，他對於本題困難的部分，便能充分明白。他會找見在近代的心理學中應用的概念不能證實有真實現象之存在。例如『心組』(Complexes)和『遏抑』(Repression)是概念，用來說明所觀察的現象，正如在物理科學中『潛力』和『

力』的概念用來說明動的現象一樣。他還可以找見像『無意識的心理歷程』(Unconscious mental processes) 這樣的抽象概念，這是假定說，這種心理歷程之存在，個人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初看時這個假定似乎心理學上是不可可能的，倘使有一個心理作用存在那必定就伴着意識。但讀者應該記着，他是討論一個概念，無須去求現象的實際，和物理學家之於以太是一個樣子的。無意識的心理作用不能有現象，正如無重量無阻力的以太不能有現象。在兩種情形中，這概念所以能成爲科學的原理，因爲他能用明瞭方便的方法去簡約和說明我們經驗的事實，並且合於『用之而有效』的這個科學的大標準。



瘋狂心理

### 第三章 瘋狂底現象

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功夫，是在說明心理的概念如何可以應用於瘋狂的現象，並且指出這些現象是某某確定的心理原因，按照着某某確定的心理定律而動作所得的結果。

在這出發點，我們遇見一種障礙，這種障礙雖非本題所特有，却對於記述本題時所需的情況，與以特別的困難。我們必須假定讀者不但不知道統御瘋狂現象底定律，且不知現象底自身，非專門家而有瘋狂底實際經驗的人是很少的，普通人所有的瘋狂底概念是偏執的，不精確的。因此在我們能進而說明瘋狂所表現的徵候之前，先要改正這些錯誤的見解，並且我們必須担保我們底讀者對於真實遇見的現象多少總有些表面的熟悉。這個就

是本節所要從事的初步工作。

在這本小冊子中要把各種瘋狂所表現的種種徵候，加以完全的系統的敘述，顯然是不可能。我們必須滿足於集中我們底注意在某幾種格外顯著的現象，這種現象凡是到瘋人院觀察的人，一見便明瞭的。我們底敘述極不詳盡，分類也不甚有秩序有系統。結果亦許和我們所設想的參觀瘋人院的人所有的混亂印象不相上下，但這很足以使讀者熟悉許多瘋狂底真正事實，及用以敘述他們的術語。並且希望這些混亂的印象在後幾章中能漸漸革除，代以很有秩序的圖樣，在這圖樣中每個徵候有他底適當的位置。

我們開頭先敘述影響於心底全部的普通變化，再進而列舉各個徵候，或是因為他們時常遇到，或是因為他們有特別奇異的性質。但必須明白瞭

解我們所要敘述的現象並非互相矛盾的，有許許多多是在同一的情形中同時遇見的。

我們第一要敘述的普通變化，是分量上心理底衰弱，就是缺乏普通的心理的能力（包括心底全部功用）。病人底思想，動作，或記憶不甚靈便，他底智慧遠在水平線之下，異常愚蠢，這種分量上的衰弱有兩種形式，——先天的和後天的——通常稱謂『心力衰弱』（*imbecility*）和『神經錯亂』（*dementia*）。

在心力衰弱的病者，生來就在心理方面缺少普通的稟賦，心理的能力永遠不能充分發展。這種發展底不足有程度之不同，從幾乎完全沒有一直到智力稍下於平均率。最下級的病者，其心理狀態永不能勝過嬰兒，他不能

言語，並且對於環境不能作最簡單的適應，終其一生要同小孩子一般受人的當心和看護。其次，是能言語而不能學習讀寫。再次，又超過這一級，可是他們底知識是很初步的，他們永不會獲得普通的概念，他們不能維持生活或是得着市民的地位。心力衰弱常與腦部底不能發達，有很容易看出的關係。

在『神經錯亂』病中，普通心理能力底缺陷，是後天的。病者在一時具有平常的心理才具 (*mental equipment*)，但是這種心理才具已經經過了一種腐敗的作用。這種作用的模型就是老年人底智識逐漸缺乏，有幾個『神經錯亂』底最好的例，可以在老年心理腐敗到極點的情形中看見。這種情形叫做『老年人的神經錯亂』 (*Senile Dementia*)，在沙氏比亞 (*Shakespeare*) 底詩中描寫得很好：

『全劇的末一幕，結束這希奇的故事，就是回復了孩子氣，只有遺忘失去味覺，失去視覺，失去一切的東西。』

但是同一分量上的缺陷，可在任何年齡遇見，且程度至為不同，心思稍鈍以至很沉重的『神經錯亂』，病者幾不能有最簡單的心理活動。這些後天的『神經錯亂』像心力虛弱一般，在腦中有相關的顯著變化。

在瘋狂病中還有各種普通的心理變化，是性質上的，不是分量上的。這可以看作他的心理對於他底經驗，暫時地或比較永久地，改變尋常的態度。在這標題之下包含着興奮 (*excitement*)，抑鬱 (*depression*) 和呆木 (*apathy*)。興奮底意義人都知道，無須再下解釋。他是瘋狂病中常遇見的徵候，他和尋常心理生活中所遇見的相似現象的差別，大致在於他表示的虛誇

及缺乏適當的原因，並且在事實上他同病人底真實情形和環境不相調和。這種興奮的癡狂徵候，表示時有許多形式，這些形式，除了一件根本事實——心力底反常的表現——之外，各不相同。有一種最普通的形式，叫做 *Manic Excitement*（發狂的興奮），他底特點可用敘述真實的情形來說明的。這種病人常在活動的狀態中，無論那一刻，正從事一件新事業時，即又捨棄而愛好他事，他活動不息，永不靜止，言語急躁而無間斷，一忽兒講這樣，一忽兒講那樣，極少論理上的連接，他似乎不能發生出有條理的思想，他底注意易為瑣屑事物所轉移，雖然他底情緒同他底注意一樣容易變化，極細的觸惹足以使他發怒，但他大致是異常愉快的，愛好自己和環境的。

在某種境遇之下，這種行為雖然偏執而失其均平，而我們認為可以原

諒的。但當我們發見病人身體羸弱，新近又受了可怕的壓迫，自身和家族底幸運糟到極點，最倒霉的移到瘋人院去的事情將要落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所表示的行爲就變得不可解了。他和他真實境地這樣的不相調和，我們毫不遲疑的把他底行爲看作瘋狂了。

在別的情形中，興奮更趨於極端，亦許病者會由愉快忽然變而爲盛怒，攻打近旁的人，不可理喻，活現出普通所謂發狂的現象來。

抑鬱適與興奮相反，病者行動遲緩，艱於思想，常現愁苦不快之狀。

第三種性質上的普通變化——呆木——病者不是興奮，也不是抑鬱，只是非常顛預，沒有顯明的興趣，欲念，和奢望。呆木最好的榜樣叫做『情感的第門細亞』(Emotional dementia)，這類病者佔據長期瘋人院的大部分。



病人坐在牆之一角，面上一無表情，頭部垂下，不想去做什麼事，對於四周圍進行的事物不生興趣，並且一點也不注意。倘使我們喚他底名字，他不回答；就算咿唔答應，也常是所答非所問。

初看時，這種情境似乎是眞真的弟門細亞，如前章所述，心理能力底分量有所缺陷，但我們如果能窺測病人底心，就知道不過表面上類似弟門細亞；病人能觀察，能記憶，能有複雜的思想，只要我們能夠給以充分的刺激，所以這種情境必須用情感的呆木來說明。這種病人是惰性很深的，不使用他底心理觀念，因為他沒有興趣或欲念，身外的全世界，在他看來，都和我們平日所不注意的瑣屑事物相同，是不值得把心力費在上面的。

在病勢較輕的『情感的弟門細亞』中，病人會回答我們底問題，並且

機械般地做習慣的工作。可是他們不會發生興趣，他們沒有希望，計畫，和志氣；他們是很滿足於永久居住在瘋人院底狹隘世界中。

除了以上所述的普通變化之外，在瘋狂病中還有各式各樣的個別的徵候。我們現在進而列舉幾個這樣的徵候；這些徵候是隨意選來的，並未分門別類，亦無相關的序次。

第一種：我們要選來敘述的徵候，就是『夢中游行』(Somnambulism)。這種現象常遇於神經病中，介於常人與瘋狂之間，而其顯明的形式，常於瘋人院中觀察得到。他的性質可用吉納教授描寫伊芮訥 (Irene) 的情形來作個例。

伊芮訥看護伊母親的病，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後來，伊的母親終於死

了。凡是和死有關係的環境都是足以引起伊的苦痛的，這個事情在病者的心中發生猛烈的震動。於是變動的心理狀態逐漸發展，徵候所常表現的特性與平常睡遊所表示的相同。伊芮訥正在縫衽或談話中，亦許會驟然停止伊的事務，再回到伊母親死時的情景，把詳細的情節一一扮演出來。當這演劇正在進行之中，伊完全不知道在當時所有的真實事情；對伊講話，伊也聽不見，並且除了在這時伊所生活的想像的景象外，伊看不見什麼。這種現象——術語叫做『夢中遊行』的——會忽然停止，正和開頭一樣。伊芮訥回轉來做他以前的事務，完全不知道剛才無端掀起的一段事實，隔了幾天以後，第二回『夢中遊行』——各方面都同第一回相像——又驟然而來，要是在常態的時期中，我們問病人這種情形，伊不但完全忘却一切在夢中遊

行所遇見的事情，而且凡是和伊母親之死有關係的觀念，在伊心中完全消滅了。伊一點不記得病的情形和悲劇的結束；談到伊的母親，也沒有感情的表現；親戚都責罰伊對於母親的心腸太硬。這種局部的記憶底喪失，在後一章中要充分討論，其精確的性質與發生的原因，到那時也就明白了。

第二種：我們所要注意的徵候，包含幻覺 (Hallucinations) 和幻想 (Delusions) 這些現象在瘋狂現象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瘋人院的病人大半都有這種現象。

幻覺可以認為感覺印象的錯誤。例如：病人看見一樣東西，並不真實存在，或是聽聞一種想像的聲音。幻覺有視覺的，有聽覺的，有觸覺的，依照錯誤的印象所屬的感官而定。內中以聽官的錯覺最為普通。那個聲音是愉快的，

是不愉快的，大概都牽涉和病人最近生活有關係的事物，並且他們時常帶有侮辱的注解或謾罵，像印版一樣的反覆聽聞。因此病人常會聽聞一種聲音，歷數他的罪惡，且不久就要處死他。病者因欲說明這些奇異的現象，常常構成幾個虛幻的假設來勸戒自己，說他們是從無線電話來的，或是說神靈來警告他的。

幻想和幻覺極相近，而且大概是隨同幻覺發生的。在事實上他們是有區別的，幻想不是錯誤的感覺，而是錯誤的信念。所以偷病人見一件實際沒有的東西，這是幻覺；偷使他自信自己是世界的統治者，那便是幻想了。幻想的種類極多，但因習見而須特別記述者有兩組，就是誇大 (*Grandiose*) 和恐怖 (*Parasulory*)。在誇大中，病者自信為傑出的人才，具有幾種特性，使他高

出於儕輩之上。例如他會相信自己是帝王，或是一個大發明家。有幾種情形中並無真實的幻想表現，不過過於自重的意思，因其故意作態及好用虛驕的傲慢的言詞，所以更加不堪罷了。

表現第二種幻想——恐怖——的病者，以爲有人用種種方法去傷害他。所以他會相信某人設計謀害他的性命。誇大的與恐怖的幻想都是常與幻覺相聯合的；沒來由的聲音會是祝福病人擁有皇位，亦會是恐嚇他有凶險的命運。這兩種式子時常聯合的；例如一個病人以爲他是君主，但有祕密的結社圖謀不軌想推倒他的王位；在這種情形中的幻想，有時會變得非常複雜；病人經驗中的各種事實都卷曲在肚子裏，直至他們能在幻想的計畫中發洩了而後已。

有一種重要的恐怖幻想是從『屬意的幻想』(Delusions of reference)構成的。病人誤會了在他環境中遇見的事情，無論如何瑣屑，以為直接和他的運命有關，並且有幾處是設計傷害他的。倘使他看見他兩個同伴正在講話，他立即攔斷他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偶然遇見不幸的事，便當作有人有意設計苦他的。有時這種誤解伸張出去，煩擾亦隨之增加；病人室中的器具稍變位置，就以爲是他的敵人擺佈的記號，在他的飯碟上有一黑點，就認爲在他食物中下毒的證據。

幻想的最顯明的形態就是他堅執不能容納反對方面的議論。勸喻和理論都不能影響於他，病人保守着他的信念，即使那個信念已經證實是錯誤了，他亦不理會。

幻想的表現，所影響於行爲的程度是流變不定的。有時病人受了窘迫觀念的影響，就會猛力攻擊他的想像仇敵，患及社會的安寧。但在大半的情形中，幻想似乎對於病人的行爲沒有直接的影響。信念常會與行爲完全互相分離，或是異常不一致。因此『世界的女王』安心每天做他擦地板的職務，萬能的富豪會狠可憐地要一點紙烟的小恩物。

再次，我們可以進而攷察屬於強迫 (obsessions) 的種種現象，表面上他是很像幻想的，但必須仔細分辨清楚。這個強迫，我們可以替他下一個定義，說是意識中一個特別部分的突起。病人埋怨他心中常浮起的幾個觀念，欲盡力屏除而不能，使他被迫着做出不適當的動作來。例如他爲『他正在受癱疽之苦』這觀念所煩擾；他完全知道這種憂慮沒有存在的根據，並且這



種可怕的病的徵候也沒有真實表現。在事實上他不是真信他生癱瘓，可是他不能把這觀念屏除心外，他必須時常對自己確說這個觀念的錯誤性。這一個缺少確定的錯誤信念，就是強迫與幻想的重要區別。

再有病人被迫着反覆做出無用的不需要的動作。弗勞特敘述一位太太的情形，伊被迫着狠小心的去檢點伊所有的鈔票的號數。有一種普通的強迫叫做「盥洗狂」(Washing mania) 病人幾乎沒有一刻不被驅着去洗他的手。他很知道他的動作太荒謬，但是這種強迫很難抵抗，他的有用的時間和精力，就消耗於打破這種強迫而終於無效的奮鬥中。強迫常見於神經病中，位於常人與癡狂之間。這個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

再次我們要注意一種在長期的癡狂的情形中所觀察到的古怪現象，

就是這「刻板的動作」(Stereotyped action)。病人鎮天做那單調的照例行動。他的全部的心力時常浸潤於這種動作中，如此一年年的過去，他似乎沒有新的興趣，欲念，或奢望。這些刻板的動作，種類不同，繁簡亦不同，自最簡單的用手合拍的動作以至極精巧的工作，模擬一個技術家的手藝。有時用同一的語調反覆詠誦一句書。我有一個病人在他醒的時間中輪年背誦這句話「那是完全錯的，我告訴你。」

忽而談話忽而獨語成爲瘋狂的徵候的一個重要部分。在病狂的興奮中，不相連接的談話接二連三的流出來，上面已經敘述過了。這種變態常是很明顯的。用語異常顛倒，各個字不是位置弄錯就是有所脫落，文法上的形式似乎全失了，病人的一篇談話只是一種無意義的雜湊。以下就是這樣一

篇凌亂的談話的好例：『你這兒有什麼拼音字母，你是用希臘文寫的，你寫得長嗎？這個照相真討厭，我得到柯爾先生的鉛板，生理的計畫，那一藍線的結果，這在責任心上加之於你……』

有時引用一種浮誇的語句，在這語句中，多音字的精密意義他們在運用時常是完全不顧到的。例如有個病人埋怨他的健康已是『凋殘』(Defunct)了，說他是『不合法的環境及殘酷的風俗』(Illegal Circumstances and Cruel Conventions)的犧牲品。到後來可以看見這種浮誇的用語，是用來顯出他或他的言論的重大的，並且我們已看見這個和上面所論述的自大的幻想與姿態的模擬極相近。

這樣草率地敘述瘋狂中所遇見的徵候已夠現在的用了。他的不完全

之處，上面已經指出，我們很難希望讀者從此能夠得到實際和病狂接觸時所能得的明瞭清楚的概念。但在以後各章中，設有機會，或對於各個情形必須詳細報告的時候，還要敘述別的徵候，因此使我們格外明白各種現象聯合的方法及其發展的形式。

瘋狂心理

## 第四章 分裂

在前章中我們已經匯集了許多顯著的瘋狂現象。粗看起來，彼等好像是一團雜亂的事實，各自獨立的。但一經仔細地考驗以後，就可知有某種普通的特性是病人所表現的許多徵候所公有的，用這些普通的特性作幫助，可以把現象分成許多羣，使那混亂的現象成爲有秩序的。

心力衰弱和弟門細亞（神經錯亂）可以獨立成爲一羣，牠們完全是由分量上的心力衰弱發生，和第三章所述的現象根本不同的。這些狀態大致都伴着腦部組織相關的缺陷，我們必須老實承認，照現在知識界的情形，心理底概念在研究他們發生的原因上，價值很小，而生理底概念乃是格外有利益的研究工具了。這是不錯的：心理學應該論及心力底分量上的缺陷，

他能說明他們和許多別的瘋狂現象的關係；但是這些問題太複雜而困難了，要是關於這方面不預先有充分的實際上的知識，不會十分明瞭的。因此，在本書中我們對於心力衰弱和弟門細亞不再加以討論，把我們的注意點集中於心理作用中性質的變化，如上章所述的各种現象。

有許多徵候，不過是我們熟習的許多心理歷程過甚一點的形式。例如目為興奮和抑鬱的徵候，所異於常人相似的情形，只是比較的緊張，且似無適當的原因罷了。又如屬於『情感的弟門細亞』的鬱悶，不過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常遇見的一種過甚的呆木及過分的意志缺乏。

但別的許多徵候與平常情形相去甚遠——這種情感不但是太過，而且是錯亂而無意義。病人所表現的錯亂的，顯然沒有意義的語句，和我們的

思想和言語幾無明瞭的關係。我們還遇見許多似乎是離奇而且不可解的徵候，如幻覺和幻想等是。我們不能適用類推的方法，我們所要說明的只限於這個簡單的情形，就是這人是癡了，我們關於這事所要說的不過是：

『指出真的瘋狂，他是什麼，不涉及瘋狂以外的東西。』

但當我們講下去的時候，我們將見就是那個最古怪的徵候，和我們心中發見的歷程也不怎麼不同，那瘋狂的現象越是像我們自己的，越是能使我们深入他底精神的隱微處。

因欲使讀者能對此瞭解，必須先引導他到一種概念，這個概念在瘋狂心理底全部占重要的部分，就是『意識底分裂』 (dissociation of conscio-

ness)



倘若把我們底注意內向，仔細觀察我們底心的內容——用術語講，就是意識域——我們將把他看作一個不可分析的全體，一種一致的思想，流向一定的目的進行。他不是從分離的部分組成，各自獨立進行，而是在公共目的中互有聯合的感覺，意象和志願所組成的。當我注意一個數學的問題時，我底意識域在這時候，只有解決這問題所不可少的心理歷程。幾分鐘之後，我底注意可以改變方向，為未來的假期籌畫，數學問題必須暫時退出意識域，雖然我們底注意能敏捷地從這事擺到那事，但數學問題和假期的計畫決不能同時占據心中。還有數學與假期雖顯然無相同之點，然却有個連鎖帶着我們經過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在實際上，繼續不斷的思想流是沒有裂縫的。

但這種情形只有部分的真理，僅能適用於常態的心，在我們底病人的情形中是難以全真的。他們底心離開那種傾向於一定目的的思想流常是很遠的，而且適得其反，常有孤立的心理歷程，各自求自己底發展。這樣區分成獨立部分的心理，不互相聯合以向公共的目的，叫做『意識底分裂』。舉幾個分裂程度不同的例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意義清楚了。

我們初看時，好像常態心理所表現的意識域是不分開的，其實並不盡然。例如，假設我坐在風琴之旁彈一曲歌調，倘使我是一個精於彈琴的人，我就能在同時有獨立的複雜的思想作用，譬如說，解決一個什麼行爲的問題。我底心在這種狀態之下便不是表現一致的意識域，而是分列爲兩部分或兩個歷程了。這些歷程各自要消耗心底儲力，所彈的音調也許是一曲我以

前所沒見過的，可是彈得很和協而有變化——就是那個行為問題的性質可以是同樣複雜的。這些活動幾乎完全各自獨立，然而都能在同時進行。因此意識域一定被裂為兩部分。換句話說，某種程度的意識分裂是不能免的了。這種顯著的情形可以應用於許多別的同時的動作；例如精於手藝的人，他在作他底技術而他底心同時在那裏想別的事情。

但是，在這些情形中，意識底分裂是暫時的，而且是局部的。兩種活動都受個人底控制，可以隨意捨棄。倘分裂底程度，如我們在病人中所發見的那麼深，這種控制就不再存在了。

讓我們把『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 底現象來作個例。這種古怪的情形，雖有時為常態的人所表現，但在所謂精神錯亂病（譯音黑斯替

里亞)的心理紊亂中,發達最爲完全。假如我們和一個『黑斯替里亞』的病人談話,他底注意傾注於談話方面的時候,放一枝鉛筆在他底右手中。要是有第三者在他的耳邊問個問題,能領他寫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來;然在這時候仍同我們繼續討論那個完全不同的事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病人一點不覺得他底手在作什麼,並且常常連所寫的事情都不知道。這些事情往往牽及病人過去生活中的情節,而這情節他似乎已全忘却了,這種實驗有時就用以回復這種隱伏的記憶。這是很可注意的;病人對於過去的經驗失却一部分的記憶——有時遺忘的時期很長,並且包含許多重要的事情——是『黑斯替里亞』病的特徵。

自動書寫在降神術底歷史中占一重大部分,擁護這教義的人,把他歸

之於心靈的動作，他借病人底手把他底欲望和意見顯示於世人。但我們無須借助於這種虛幻的假設，這個現象底說明比較是很簡單的。這不過時一種意識底分裂。雖然有的要比現在所敘述的不完全得多。意識域分裂為兩部分，一部分用在講話，別一部分自成系統的許多觀念在自動書寫中找出路。每一部分用到複雜的心理歷程，然不但各自離開別個獨立，且全不覺着別種底存在。病人的心，在事實上，似乎分裂成兩個小心，做兩種不同的事務，用兩套不同的記憶，互相沒有一點關係。所以這樣一種情形供給我們一個意識分裂的最完全的例。但是我們必須時常記住：這種高等的分裂在初看時無論如何古怪，如何難以索解，他們總不過是人人所常見的意識分裂過甚一點的形式罷了。

讓我們現在進而研究分裂的別一種榜樣。和剛才所述的略有不同。我們發見在常態心理的思想流中，連續的觀念間是沒有裂縫或鴻溝的。新觀念無論怎樣的突出於意識中，常可證實那個表面的裂縫實在有連鎖在中間擺渡。並且這一刻的意識完全覺着度到下一刻的意識的心理歷程。現在我們可以想到在意識流中這種綿延不斷要是忽然停止存在了，那意識流也就要驟然破裂了。那破裂以後的意識內容立刻就要離破裂以前的意識內容而完全獨立了。兩者間所有的關係從此分裂，因此下一刻意識全不覺得上一刻的意識內容。個人底心中，在事實上，立刻就充滿了許多新觀念，而同時對於前一刻所有的觀念就完全不知道。在這裏的意識分裂，就不是成爲兩個同時存在的部分，而是這時的意識和前時的意識相分裂了。這就是

在睡遊中所遇見的一種分裂。在前章所敘述的伊芮訥的情狀中，我們看見在睡遊的開始，病人心中所有的思想忽然破裂，代以完全不同的思想。無論伊當時在作什麼，睡遊一開始，凡和伊的母親之死有關係的觀念和記憶就侵占了伊底意識界。伊就一再復演病榻旁的生活，伊底全心浸潤於幻景之中，忘却伊底四周圍真實存在的東西。夢遊忽然停止了，他就回復原狀。換句話說，構成夢遊的觀念很快的離開意識，代以——一般的快——夢遊將起未起時占據伊底心域的觀念和動作。在回復原狀之後，病人要是被人問及伊底當時的動作，我們可以發見在夢遊中所遇見的事情伊全都不知道，伊底記憶就顯出一道鴻溝，從夢遊開始的那一刻起到他停止的那一刻為止。在事實上，我們看見伊底連續不斷的思想流因為忽然出現了一串分裂的

觀念系統而受阻止。彼在一定的時間中占據了全意識域，後來忽然又消滅了。在這種情形中，在常態的心中所見的過渡的連鎖，爲突然的變化所替代，從一套的觀念移到別一套，其間沒有一點關係存在。倘使我們把意識域比較一張電影的布幔，那末常態的心理歷程相當於從一套影片所發生的畫中的繼續變化，而這分裂的歷程，在夢游中所遇見的，相當於一個影片突然終止而代以別的內容不同的影片所得的結果。在自動書寫中所見的分裂的模樣，在別一方面，可說是同時用兩種影片所產生的結果，每個影片反射他的影像在同一布幔的不同部分上。

這個分裂的觀念系統——他突進意識域即發生夢遊的現象——其複雜和發展，可以有各種程度上的不同，在伊芮訥的情形中，他底結構比較



是簡單的，他只含有關係於和他母親之病與死的觀念，因此當這夢游正在進行之中，病人底心理生活似乎限止於這些觀念的表示；伊完全想不出別的印象，並且不能使伊自己適應環境底真實情形。但在別的情形中，分裂的系統，範圍更廣，發展更完全，包括病人全部心理生活的領域。在這些情境之下，就算分裂的系統完全佔據了意識域，病人的行為亦許比較常態些，比較能適應環境些。這種情形，雖然根本性質和夢遊極相類似，普通不叫做夢遊，而是看作兩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的例子。

兩重人格底現象喚起一班人對於他的興趣，因為他底表現有劇本的性質。史替芬生（*Stepenson*）的名著傑克爾博士（*Dr. Jekyll*）及赫德先生（*Mr. Hyde*），都是用他做材料的。有許多真實的情形現在已經敘述過了，兩

重人格比較不完全的形式，並不像普通所猜度的那樣希罕。我們可以引證鮑恩 (Borne) 底情形作一個說明的例子，這個例詹姆士 (James) 最先敘述。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牧師鮑恩在普洛維丁斯 (Providence) 的銀行提取了一筆大款，於是走進一輛貨車。這是他記得的最近的事情。『這一天他沒有回家，兩個月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但在三月十四的早晨，諾利斯頓 (Norristown) 地方，有一人自稱爲勃朗 (Brown)；他於六星期前開一小店販賣文具，點心，果品，及零碎的物件，營商的時候一點不露出不自然或別緻的樣子來，忽於一天早晨醒時，驚呼同室的人，告訴他所在的地方。他說，他底名字叫鮑恩，他並不知道開店的事情，他所記得的最近的事情……宛如昨

日事——是從普洛維丁斯銀行提取儲金。」

在這種情形中，立刻可以看出他是擴大的分裂現象。常態的意識流突然破裂，代以全然不同的心理歷程。這個新的觀念系統——他底結構之複雜，足使病人過有秩序的生活——占據兩月之久，當他突然隱滅時，以前的思想流又回復他的原道。我們可以明白，這樣一種情況所異於夢中遊行的，不過分裂的觀念系統格外發達罷了。

以上列舉的許多分裂的例子，使我們知道那些觀念的系統——或名「思想鏈」——是從其餘的意識分裂出來，而成爲一種獨立的存在。讓我們現在更進而攷驗這些例子，決定我們關於觀念系統的「分裂」(Splitting off)所確切知道的究竟是什麼。在自動書寫及夢中遊行中有兩種顯著的特性。

第一，意識的本流——平常稱爲人格 (Personality) 或自我 (ego)——不知道分裂的系統。因此伊芮訥在平常的時候不能記憶夢游期所有的觀念和動作。第二，分裂的系統獨立發展，這就是說他走他自己的軌道，不依賴意識的本流。在事實上，他是脫離本人的控制的。伊芮訥不能預先決定在夢遊中將作什麼動作。這個同伊母親之死有關係的觀念自成系統，本人是不能操縱的。

自動書寫底現象具有同樣的特性。第一，病人並不覺着他的手是在寫什麼，且不知他是在動作。第二，個人沒有能力去指導手該寫什麼，或是改變他正在表現的思想鏈。

現在就發生下面的問題了；剛才所敘述的特性，兩者都是觀念系統分

裂的根、本屬性呢，還是只要有一種特性表現時我們就可說是分裂呢？如若只要有一種表現，那一種是認為根本的呢——是個人不覺着分裂系統的存在呢，還是後者獨立發展脫離前者的控制呢？

但稍加研究，便可顯示凡表現第一種性質的情境必然也表現第二種。如果病人的心包含一個本人完全不知道的觀念系統，那末，那個系統必定是獨立的，脫離本人底控制的。所以第一種特性預示第二種。他在事實上，不過是第二種特性底極端的現象。凡是表現第二種特性的情景，不只有一種分離的，獨立的，自動的觀念系統，並且他底存在本人是不覺得的。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覺』(Unawareness) 不過是『獨立』(independence) 的一個特例，所以『獨立』是更根本更澈底的品性。爲便利起見，可以使『分裂』

(Association) 這名詞單指獨立的根性，而把本人方面的不知覺看作分裂的特別情形。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定義來說明這種地位：當一種觀念系統和人格分裂的時候，他底軌道和發展脫離人格的控制的時候，我們就說他是分裂了。

現在我們應該進而考驗我們的病人，決定在自動書寫，夢游，及兩重人格之外是否還有別種徵候可以放在分裂的定義之下。例如考查強迫的情境。如果我們問五十頁上所載的病人，爲何伊怎樣盡心地細察伊所有的銀行鈔票的號數，伊就回答：『我不知爲什麼我如此做，我並不是有意如此的。無論什麼時候我見了一張鈔票，就有一種勢力逼我去攷驗他的號數。自然我是很討厭我底愚蠢的行爲，但是完全管不住這種衝動。』換句話說，看見

了一張鈔票就喚起一個觀念的系統，他底進行，病人底人格不能去控制他。伊自己無論要做什么，這個系統要追從他的軌道，非達到目的不止，伊便被逼着去看號數了。伊自然完全覺着伊底動作的，但是不能改變他或阻擋他。這種觀念的系統既離人格而獨立發展，按照我們的定義，也就是分裂的現象了。這種分裂和在自動書寫中所見的不同地方，就是個人覺着分裂的系統底存在，但這分裂系統底獨立是同樣顯明的。

別種強迫的動作，如在某病人所見的盥洗狂等，都有相似的標識。

我們應當注意，類似於後面的症候，在平常個人的經驗中常常遇到的，例如音調在一個人底腦子裏不斷的流過，屏除不去；紊雜的觀念常現於個人的心中，蔑視邏輯的公律；抵當不住的衝動使人去撫摸他所有的燈柱等

等。在這些情形中，正如在我們病人中所遇見的沉重現象一樣，他們有分裂的觀念，各走自己的軌道，和本人有意識的目的欲念沒有關係。本人覺着分裂系統的存在，但是覺得是外面的東西，不在他的心中。病人常說：『意念突然來到我的心中，』『冥冥中有樣東西迫我做這種動作。』

這些強迫的情形——在這情形中分裂的系統在本人看來好像是心外的東西闖入心中的——帶我們過渡到別一種分裂的現象。看看上章所述在幻覺中所遇見的各種情形。例如有一病人常聽見有種聲音歷數他的罪惡不久就要處以死刑，我們知道，這些聲音外界並不真實存在。雖然在病人覺得是很真的，在旁人觀來不過是虛偽的想像罷了。換句話說，他們僅僅存在於病人的心中，作成他底意識的一部分。但這聲音雖成爲心的一部，並



不成爲人格的一部，所以這些聲音，這些聲音所表示的觀念系統，是看作病人意識的分裂部分。嚴密說來，這些觀念的系統是和人格分裂的，並且這個幻覺的聲音是向人格報告分裂系統存在的形式。這種病人的意識分裂爲兩部分，一部分向別部談話，是瘋人院中常有的現象。

分裂底觀念使我們格外明瞭有一種幻想的病者的心理狀態。幻想是一種錯信，雖有最完密的理論證實他的不可能，並且指出極顯明的矛盾的事實，對於他都是格格不相入，拒而不納的。因此倘有一病人自信爲國王，你去證明他的爭辯不對是不中用的；他一點不受你的影響。還有他亦許很熟悉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歷史，但他並不以他相信自己是喬治第三（George III）的兒子爲不合。他可以向我們說他是全智全能者，能創造一個新宇

宙，但隔一會他會請求離開瘋人院，或是要一點烟草。這種矛盾的現象初看似乎是不可解的，但當我們認明病人的心是在分裂的狀態中時，這個謎就立刻解開了。這時的心不再表現一個融和的思想流，依一定方面向一定目的進行，而是包含幾個孤立的心理歷程，各自獨立進行，不受別個的影響。病人相信自己已是國王，他亦覺着和這信仰完全相反的事實；但這些事情雖同存於心中，他們不允相互聯合，且各不容受別個意義。他們各走自己的軌道，用欄柵隔絕，不許通過聯接的思想或推理。並且病人的信仰不受科學證明的影響，他完全懂得我的推理，但不能侵入他的幻想的部分，他的溜開正如水溜鴨背一樣。

雖然上面所敘述的現象是怎樣的古怪，怎樣的顯出瘋狂的特性，但這

種心之分裂成所謂『論理的封鎖區』(Logic-tight compartments)還不是限於瘋人院的病人。他在各個人的心理中也是常常遇見的。我們堅執着政治的成見，不受反對方面的辯論；我們保守童年的遺傳的信仰而不顧矛盾的事實，常可藉我們的經驗表示出來。這種現象雖然程度較淺，不能用分裂來解釋，但論他的種類，是和瘋人院中自稱女王而擦地板，不覺着伊的高貴和伊做的低微事業不相稱的那種觀念分裂是相同的。

## 第五章 心組

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敘述各種病態心理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在第四章中又把這些現象排列爲羣。這種分類的作用，能使我們把原來混亂的變爲有秩序的，使我們對於本題中的那些事實得到一種明瞭的見解。例如我們已經發見有許多瘋狂的發現是意識分裂的現象——意識之流分爲獨立的支派，不再聯結成一個和諧的全體。但是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還未加說明。我們已知使得患幻覺病的人害怕的想像聲音不過是他自己意識中分裂的部分，但我們對於這變態心理中意識分裂的部分，並沒有舉出理由來說明，我們也沒有說明爲什麼這幻覺的聲音要作爲這一種而不作爲別一種的標識。我們在事實上已經找出某種事情的出現，可是我們依然不知

道他們出現的原因。

讀者如已明白懂得第二章中所舉出的普通原理，立刻會覺察我們已做了科學方法底前二步，但還沒有試行第三步。現象已集合而分類了，我們還得找出足以說明這些現象底概念來。

這個必不可少的第三步是最困難的一步。心靈的科學是這樣的幼稚，有待於發明的這樣的多，現在在所願走的方向中只能進行一段很短的路程。而且，就是這很短的路程還免不了使我們發生爭端，因為幼稚科學的邊境常是開仗的舞臺呵。所以我們爲明白表現起見，雖必須採用一些獨斷的態度，而讀者必須記住在本章或下面各章中所得的許多結論只能認爲暫時的，不能當作已經確立的。這裏面大部分是近年來弗勞德教授和榮博士

## 研究所得的結果。

在我們勉力找出潛伏於病的心理現象之下的原因之前，我們必須確信我們的問題是合理的，這種原因是存在的。這個信仰含有採用心理的定命論——所謂心理的定命論，就是說在心理界中，像在物質界一樣，每事必有一個原因，安排了必不可少的前提，結果必然會跟着來；如其我們見了這結果，我們就知道必定有一定的原因結合使他發生的。『偶然』二字在心理學中已沒有地位，正如在物理學中一樣。凡是從心中溜過的思想，不論他表面上如何偶然，如何不合，總是前於此的心理歷程所能產生的惟一思想。倘使有人叫我想一個數目，我就選出那個數目，在表面上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實際上，這個數目是一定的絕對的，爲這時的心理狀態所決定。

——只有這個數目必然在心中出現，不能是別個。這種講法讀者亦許以為是很牽強的，不是真實的，但除非採他為基本的信條，心理科學便不能存在。無論我們私人底哲學可以怎樣，當我們思量心理學和科學的時候，我們必須處處用因果公律去權量他。

找出因果的公律來決定我們底意識流是心理學的最後目的。自然我們盼望所發見的公律在常人中和在瘋人中是相同的，正如生理的公律決定病體底作用相同於決定健康的身體底作用，不過在原因中聯合和程度有些不同罷了。

現在我們得到一個進行的方向，在這方向中，我們可以細察幾個簡單的例，尋出這些確定的原因來。假定我是個熱心的寫真家，這種嗜好底存在，

將繼續地影響我底意識流，這是很明瞭的。有許多風景在沒有嗜好的人看來是平平無奇的，一到我的眼光裏，就喚起興趣來，以爲足以做收入畫冊的材料；倘使我在報上看見一個論寫真的題目，即時會引起我的注意，當我遇見我底朋友的時候，我將捉住種種機會去談論我所愛的事業。我們可見，這種嗜好是決定我底思想底方向的一種原因。倘我們想決定一個嗜好底真性質，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連接的觀念系統，帶着強烈的情調，並且有一種傾向去產生一定性質的動作。這樣一個帶情調的觀念系統，術語叫做一個『心組』(Complex)——一個嗜好是看作『心組』的一種。在上面所述的簡單的情形中，我們可以說決定我底意識流的一個原因是一種強烈的『寫真心組』(Photographing Complex)。



心組可以有各種各類，組合的觀念，變化多端，附着的快樂或苦痛的情調，有時很緊張，有時比較的衰弱。

當心組的情調很緊張時，加於意識的動作也較大。例如投入情網的少年，形成非常有力的心組，屬於心組的觀念不絕地浮出意識界，稍有關聯的東西就足以把牠們喚起。他底全部心力集中於思念所歡，不能分心於當日的事務。凡所遇見的事情都和他底情感發生關係，好像全宇宙全是爲處置他底占勢的心組而設的。

那末，心粗就是決定意識流底行動的原因，他們加於意識的動作在心理學中類似物理學中之『力』(Force)的觀念了。他們自然不是常活動的，不過在某種情境之下是如此罷了。無論何時遇見包含刺激的情境，一個或

多個屬於心組的觀念或因外界的事情或因心中所遇見的聯合作用就開始活動起來。因此，在我們所舉簡單的例中，寫真的心組能被討論寫真的談話或「從平常的觀念，引到屬於寫真範圍內的觀念」的聯合鏈所喚起。這個必須的刺激遇見時，心組就立刻在意識上發生效果。這個效果就是把屬於心組的觀念、情緒和活動，引進意識界。個人所有的觀念和辯論，凡是與心組調和的就增加勢力，不相調和的就被禁阻，失去他們的勢力。

在這情形中，從心組的活動所發生的思想形式和在真正的論理思想中所遇見的極不相同。在後者的情形中，每一步是前一步的論理上的結果，證據是公平權量過的，各種可能的解決是平心考慮過的。這種真正的論理思想在尋常生活中比較是很少的，心組的癖好在大多數的情形中太顯著

了。就是在科學世界中，普通認爲公平的冷靜的思想區域，心組也占一大部分。學者社會中的討論，供給許多這一類的材料。

在這些帶情調的觀念系統中，我們找見許多有力的原因指導我們的思想和動作。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討論。假如我們問寫真家何以老是這樣思想和動作，他亦許會立刻回答『因爲我對於寫真發生興味』這就是說他自己覺着『寫真心組』的存在及其結果的怎樣產生。這種主觀的覺察一個心組的存在和動作，不是常有的事。一個心組可以在意識界發生很大的效果，雖然本人自己不覺着他底動作——這就是說他可以不知覺那個真正決定他底心理歷程底原因。舉個例可以幫助說明這種情形。當一政黨底政治家被請去商榷一種新政略時，他底主張大部分爲某種觀念系統及

思想鏈所決定，組成所謂『政黨的成見』(Party bias)，這些系統用新製的名詞敘述，可以叫做『政治的心組』(Political complex)。這個心組使他對於所擬定的政略採取一種態度，這態度不是因那政策有什麼特點才如此的。要是我們同他爭辯，這個心組會在他底心中加增支持他底見解的論證，阻擋他認識反對方面提出論證的勢力。個人自己亦許不覺着有這個『機鍵』(mechanism)在他底心中。他以為他底見解是從論理的推論而成的。在事實上，我們看見，不但他底思想為一心組的動作所決定，他是不知道，他會信他底思想是別種原因底結果。而這種原因實在是不足的，錯誤的。這種自欺的作用，——本人始終用另外的托辭來隱匿他底思想的真來源，——叫做假托理由(Rationalisation)。

在我們底政治家的例中所表現的兩種『機鍵』——信仰與行為底不知覺的來源，以及後來的假托理由的作用——在心理學中非常重要。每人都遇見牠們。一個人平常總知道他所以這樣想，和他所以這樣做的原因，這幾乎是人類普遍的信仰。但很不徼幸，這信仰大部分是錯的。人們有一種過分的要求要相信我們底動作是合理的，不甘心承認，我們思想和動作時自己不覺得發生這些思想和動作的動機。現在說我們心理歷程的一大部分是感情的成見及這類心組的結果。這種推源的講法和我們合理的觀念是不合的。因此我們就虛構一種論理的歷程去替代他，並且說服自己，說各個思想或動作是論理作用底合理的自然的結果；這就是在政治家的例中所見的『假托理由』的機鍵，我們進而說明他在平常的和變態的心理學

底全部所發生的結果。

那種錯誤的信念，以爲『用邏輯從已知的前提演繹而來的理由，在人類思想及行爲的構成中有很大的勢力』這種信念是要『假托理由』底流行負責的。人類大部分의 思想和動作並不先有這種作用，只是型成於我們底本能和經驗所成的各種心組。『理由』(reason)是後來提出的，不過用來滿足我們合理化的欲望罷了。

『假托理由』的機鍵在道德行爲中最爲顯明，我們常有這種傾向，把我們底行爲歸之於某種宗教或倫理的原理底有意識的應用。其實，這種行爲的大部分是習慣的結果，順從我們同階級人的習尚以及別種相似的原因，而且是自在地直接地發出的。要到我們遇見阻礙必須說明我們底行爲

時，才有普通的原理發生。當那原理和行爲不完全相符合的時候，我們更用假托理由來修改原理。直到他能說明行爲才止，這樣一來就能保持我們合理的理想了。這是一件常遇見的事實：人民在別種情形中是非常誠實；而有時竟會不慌不忙的欺瞞政府或鐵路公司。要是他們被徵租稅時，他們的主張和行爲不相合，就會生出許多假托的理由來。他們將說出一「個公司和一個人不是同樣的東西，沒有人真真失掉了什麼；費用或租稅是如此不公平，逃避是很正當的」等等話說。在心理歷程的真原由和表面原因間的區別，可以在給與新設的裁判員的忠告中表現出來，即：『下你的斷語，這亦許是對的；但不要說出它的理由，這大都是錯的。』

所以問一個人，他爲什麼做某事，不是發見隱藏在他底行爲背面的真

原因底好方法，這是很明顯的。用內省的方法所可省察出的，無論如何誠實，若要在報告意識浮面的內容之外還要增加些，一定是失敗無疑的。等到他想去闡明動作的真來源，不是毫無結果，就是受『假托理由』的機體的侵害。這件事實就是單研究普通心理的心理學家也認為根本重要。對於把研究擴張到變態的區域的研究家，他更有一種不容忽視的重要。當我們再進一步討論心組的動作時，那種重要便更可明白了。

在這一科中已經想出了各種精妙的方法，用這些方法可以打過研究中的困難，用這些方法可以得到真能左右心理歷程的那些心組。這些方法，大部是先要有了充分的知識和經驗，才能運用自如，要詳述牠們的手續，又完全不是這小冊子所能容，但是我們可以暫時涉及實驗心理學的範圍，略



說榮博士所介紹的有趣味的方法，這是在心理研究中有很大的用場的。

向病人讀一排的字，使他把對於各個字反應時第一個跑來的字說出。讀的字叫做「刺激字」(Stimulus-word)，病人的回答叫做「反應字」(reaction-word)。後者對於前者普通有簡單的聯貫。因此對於「桌」字的刺激會發生反動字「椅」或別種同性質的簡單的聯絡。從說出一個刺激字至病人的回答，中間所隔的時間叫做「反應時間」(reaction-time)，這時間是用一個表仔細記下的。

榮博士發見所獲得的反動有種種變化，依照刺激字有無喚起心組的活動而定。具有「心組活動」的反應，其反應時間較長而反應字中亦有許多特點。下面的例是榮博士和彼得生 (Peterson) 所舉的，用來表明問題中

# 的練習——

## 刺激字

## 反應字

## 反應時間

秒

|    |                         |                         |     |
|----|-------------------------|-------------------------|-----|
| 1, | <i>Head</i> (頭)         | <i>Hair</i> (髮)         | 1.4 |
| 2, | <i>Green</i> (綠)        | <i>Meadow</i> (草地)      | 1.6 |
| 3, | <u><i>Water</i></u> (水) | <u><i>Deep</i></u> (深)  | 5.0 |
| 4, | <i>Stick</i> (杖)        | <i>Knife</i> (刀)        | 1.6 |
| 5, | <i>Long</i> (長)         | <u><i>Table</i></u> (桌) | 1.2 |
| 6, | <u><i>Ship</i></u> (船)  | <u><i>Sink</i></u> (沉)  | 3.4 |
| 7, | <i>Ask</i> (問)          | <i>Answer</i> (答)       | 1.6 |
| 8, | <i>Wool</i> (羊毛)        | <i>Knit</i> (編)         | 1.6 |

瘋狂心理

|     |                      |                      |     |
|-----|----------------------|----------------------|-----|
| 9,  | <i>Spiteful</i> (怨恨) | <i>Friendly</i> (友愛) | 1,4 |
| 10, | <i>Lake</i> (湖)      | <i>Water</i> (水)     | 4,0 |
| 11, | <i>Sick</i> (病)      | <i>Well</i> (愈)      | 1,8 |
| 12, | <i>Ink</i> (墨水)      | <i>Black</i> (黑)     | 1,2 |
| 13, | <i>Swim</i> (游泳)     | <i>Can Swim</i> (能游) | 3,8 |

這個受試驗的病人，因受憂鬱的攻擊，曾決定投水自盡。這個心組在上列用符號表出的聯合觀念中表現出來 3，6，10，13 是增加反應時間的例；13 在反應字的本身還顯出一種特點。

因為他底搜討得了這個結果，榮博士就以爲用聯合試驗的方法，可以查出某人心中的首要心組。這個方法現在已經很發展很精巧的了。他在開

始試驗一個情形時很有用處，常能指出種種方向，順着這些方向，以後可以做出最有效的詳細的分析來。

我們現在再回到原來的研究，繼續討論在思想和行爲的發生中，心組的動作所表現的形式。

在寫真家和政治家的例中，心組是直接表現的，這就是說，寫真心組使人去想寫真的方面，政治心組使人去想政治的方面，但心組常用幾種表示，間接表現他自己，這種表示初看起來性質完全是不同的。我們可以用下面的例來表明這種情形的意義：我有一個病人——一個從前「星期學校」的教員——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他堅持，他達到這個立足點，經過一個關於這題目的長久而精細的研究，而實際呢，他所真真得到的都是爲宗教辯

護的那些知識。他議論創世紀的證明是很詳細的，安排他的論證也很精密，並且是有聯絡，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後來經過心理的分析，便顯出他所以主張無神論的眞真心組了；他所訂婚的一個少艾跟了星期學校中最熱心宗教的一個教員私奔了。我們看見，在這病人那個根原的心組——痛恨他的勝利敵人——用背棄信仰來表現自己，這信仰就是以前使他們連合的。這些論證，研究和引證不過是一種精巧的假托理由罷了。

還有一個間接表現心組的例，在同樣情形中遇見的。有個病人，他平日對於父親是很順從的，有一回吵起嘴來了。父親底堅執拒絕一切調和的擬議，是我病人大鬱喪的原因。有一天，病人來到我那邊，心中異常憂鬱。他說早晨他看見兩個外國人受人虐待，這件事情如此的激怒他，使他全天覺着不

高興。我對於這種情形的心理是很熟悉的，知道這個搪塞的原因，不足說明心理作用的表現，因此我就進而爲更澈底的研究。分析之後立刻發見真原因的心組。那天早晨，病人接着他父親寄來的一封信，寫着許多謾罵和責罰的話。這個鬱喪的真原因是他自己受了他底父親的不良待遇，那兩個外國人底煩惱不過用以作一種假托理由罷了。

我們可以再從榮博士底記載中引一個心組間接表現的更簡單而習見的例。一個人同着朋友在鄉村左近散步，忽然對於教堂底鐘表現非常的激怒，這鐘剛巧在這時候響着。他以爲他們底聲調實在使人不快，他們底節奏很討厭，全不合意。他底朋友很詫異，因爲那些鐘是著名的具有簡單的美。他因此想找出他同伴底態度底真原因來。經過精細的盤問，知道使他不快

的不但是鐘，並且以為教堂底教士做很惡劣的詩。這個原因的心組於是就顯明了，因為嫌惡鐘聲的那個人也會寫過詩，而且在新近的批評中，他底著作和教士所做的比較起來很是不利。這個好勝的心組間接從「對於教堂的鐘聲不應該憎厭而憎厭」上表現出了。直接的表現自然就是謾罵教士自身或是他底著作了。

這是可以看出的，沒有後來的分析，這個人的行為似乎就不可解了。至多不過說他「性子不好」「容易發怒」或是舉出別的幾個不很滿意的原因來。大多數對於瑣事忽然鬧脾氣的情形，可以用相似的原因來解釋，證明他是別的很適宜的原因底結果。那就可以看出這個表面上不可解的，反動是某種前提底自然結果了。

我們暫時中斷我們底研究，審察現在達到的地位，以及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瘋狂問題的推論，這是很存利益的。第一，我們發見平常人底心理歷程是原因或『心組』的結果，他底動作本人自己是不覺得的。第二，這心組的動作可以間接表現，因此發生的有意識的歷程和他的真原因只有很微細的關係。第三，本人可以相信他底思想或動作是別種原因的結果，其實思想行為的發生和別種原因毫無關係，不過假托理由的作用把牠們撮合了。

這些形形色色的『機鍵』足以遮蔽——無論對自己或旁人——左右個人的思想和動作鏈的真實原因。這些真實原因不是那些浮在表面的，而是那些只有用心理的解析所能闡明底潛伏的歷程。同性質的『機鍵』可以在發生瘋狂的徵候中占一部分，這些徵候是『潛伏的心組』的間接而曲折



的表現。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表面上的不可解只因我們不知道這些心組，待這些心組發掘以後，疑團也就立刻消散了。那些抑鬱的病人，爲什麼要無端煩惱，輕愁易怒，也就可釋然了。要是我們能證實他是別的真實原因的結果，正如榮博士底病人對於教堂底鐘所發生的不可解的激怒，在潛伏的心理歷程找出以後，就得到滿意的說明了。還有我們底病人所表現的幻想，要是我們不從表面估量，而洞察他們底心裏，就不會看作古怪的沒來由的事情。我們亦許將發見牠們不過是潛伏的歷程的間接表現，或是想把牠們加上一番假托理由，這些潛伏的歷程的本身完全是合理的，聯絡的。

這個假設——狂人底心理並不像浮面的觀察家所想像的那種混亂，他表面上好像沒有秩序，只因我們不知深層的心理歷程，這些歷程是把不

相連的徵候聯鎖成整個的——無論如何是可以給我們一種暗示和刺激的。後來的各章就要表明最近心理的研究已經把這假設大部分證實了。我們將希望證明狂人的思想和動作不是無意義的，不能研究的，原因和結果在表面上似乎不可解的。瘋狂病者心中占一大部分，正如在尋常人的心中一樣。並且我們應該相信瘋狂的心理歷程不但可以用心理的公律來解釋，而且這些公律是和管理常人心理的相同，狂人正在和同樣圍困着我們的煩惱激戰，他在掙扎着要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思想欲念和奢望表現。

癡狂心理

## 第六章 衝突

前章已敘述過某種心理的公律，這種公律無論對常態心理和瘋狂心理都是有用。但把這些公律所表現的現象仔細考驗過，就可以使我們知道所達到的地位還不能認為最後的。進一層的發問立刻可以提出：爲什麼一個人有時覺着決定他底動作和思想的心組，而有時不怎樣覺着？爲什麼心理在一個例中是直接表現他自己，在別個例中是間接表現的？爲什麼父親底信使我底病人替兩個外國人煩惱，而不使他爲自己受父親底待遇而煩悶？在這些問題底答案中，包含兩個更深的心理概念，就是衝突（*conflict*）和遏抑（*repression*）。這些概念有基本的重要，必須詳盡地考驗一番。

假如有一心組是和心的全部不相調和，或是因爲他具有苦痛的性質，

或是因爲他所鼓動的動作是和個人的普通見解和主義不相合。在這樣一種情形中，就發生衝突的狀態了，這就是說在心組和人格間發生衝突了。這兩種勢力將互相去禁止，心理有分裂之勢，即將發生動作的麻木。這種衝突的概念可用我們上面所選的愛情的例來說明。讓我假定他所鍾情的人是別人底妻子。在這情人底心中就要表現兩種心組，趨向相反對的不相合的方面，在一方面要想這個女人，在別方面又怕道德的裁制和結果的不良。在這種情境之下沒有一種能自由表現他底適當的動作，結果就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的情形具有不愉快的感情和緊張的特性等：個人覺着他自己的行爲裂而爲二，沒有一方面能克服別方面的抵禦。

衝突——具有感情的緊張，動作的麻木，及沒有決斷的性質，——不能

永久支持下去；要找出方法來解決困難是生物必然的情形。這種必須的解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這個心組可以改變形式使他不再有和人格有不相合的地方，或是心中能了然認識兩種目的不能都達到，乃權其價值之大小，由意識的決擇取其一而棄其他。

這種對於在我們心中衝突的勢力爲自主的評價，由意識自行選定的。一桁行爲，可以看作衝突底合理的或理想的解決。實在講來，這可以說是惟一可能的解決法。在我們將要講的許多別的方法中，那解除心中感情的緊張和動作的麻木的方法，並非是由決鬥分出勝負，不過是掛起一塊免戰牌來就算完事。心中沒有困苦和重壓，因爲不許兩方的敵人相遇。

這些方法的第一種，就是把兩羣互相反對的觀念同時保存於心中，而

一方面却竭力避免他們兩者之間所有的接觸。許他們各走各的路，進行，發展，不受一點和別人相容的困難。顯出這樣現象的一個心可以比做一個音樂隊，那裏的隊員各人奏各人的曲調，不管和同隊所奏的是否調和。這是普通的一種『論理封鎖區』的機鍵，我們在分裂的一章中已經遇見過了。有了他底幫助，那種在私德上是無可諱議的人，就會在商業道德上做出完全兩樣的行爲，因爲這兩種行爲的分野在他心中是截然分開的。這可以使得我們對於人人知道的那種『規則和實行的矛盾』得着一種解釋，並且知道有大部分的人常是被人們誤視爲僞君子——

『他們底生活，譏笑並且唾棄他們底信條，他們在口上輔助你，而在事實上侮蔑你。』

這種機鍵，還可用以說明情人所以不能見到他意中人很明顯的缺點，他所以不能看見這些，因為他心中不要看見這些。那些和他搗亂的事實是不許他們和他心中固有的感情及意見相碰頭的。用同樣的方法，我們把幼時得之於傳聞的信念都保守起來，不管我們經驗中所得的事實是怎樣的與之相反。所以不發生衝突，是因為信念和事實在我們心中各占一個互相隔絕的「論理封鎖區」，而永不許他們在意識域裏互相見面。

這種僅用互拒的手段去對付心中種種不能相容的動力的方法，不難在通常生活中找出許多實例。讀者如能做極其老實的內省，一定可以從自己底心理生活中得到很多的例子，或者覺得這種內省不容易做，那麼從他旁人心中去察出這種機鍵的工作，是沒有什麼難處的。



現在我們要講入變態的問題了，要去看這個原則在瘋狂現象中是不是也是昭著的，昭著到什麼地步。照事實講，我們看見這原則是在瘋狂現象中有極大的能力，並且能使普通看做是癲狂到異常的一羣事實，也都可以完全明白。自己相信是一個王后，却又很快活很滿意的做他揩拭病室的日子。常功課底病人，並不感到他底信念和行爲不相符合因而覺得不安，二者之間的衝突，是用『不許他們在意識域內見面』的手段去避掉的；那妄念是保存於一個『論理封鎖區』內，不使他受到難堪之事實的攪擾的。用了這個方法，雖然心的一部分爲和他矛盾的心理作用所占，而那隱在妄念後面的『心組』仍可以得着平平穩穩的表現。同樣，第四章末了的許多別種情形——如那自己相信是喬治第三底兒子，同時又却很明白他自己及自己家庭

已往的實在歷史的病人，和那自己聲稱是萬能者，但又乞求人家給他一些兒紙烟的病人——都是論理封鎖的機鍵在那里作怪的例子。這些例子都有相反的觀念系統存在心裏，但用「允許各系單獨發展，不使他和矛盾的觀念或事實相接觸」的方法避掉他們底衝突。

我們要記得這些例子曾在第四章爲分裂的例子。我們現在是做更進一步的考察，並且發現爲分裂所依據的機鍵，這心已經失掉他的純一，所包含的各種心理作用多少有點隔離，各走各的路程，不因有同伴的存在而受其影響，其原因不過是因爲那些心理作用雖是互相反對，互相矛盾，但他們的衝突，已經因互相分裂而免除了。這種心所以發生分裂，是因爲這兩個敵手不能講和，而允許他們各占一個論理封鎖區的計畫，是免掉非此不能幸

免的衝突最容易的一個方法。從現在達到的立場看來，我們可以立下一個原則，說，分裂是戰爭的結果，是那個心由此卽可以解脫衝突所不能產生的那種不舒服的情緒緊張和動作麻木的一法，這原則至少是在幾種情況上可以適用。不但如此，這個假設跟手就可以應用，說，第四章內所述的許多程度不同的分裂情形，如睡遊，二重人格，入魔，幻覺，幻想等，都可以說是因爲有這樣的機鍵在那里作怪。因此，分裂常可表明心理衝突的存在，並且可以見得當他遇着兩個矛盾的觀念系統的時候，有採用一種自衛的反動的必要。我們以後將要看見，有許多程度不同的分裂，實在是可以這個假設去說明，並且支持牠的證據是很可信任的。但我們現在必須再走回來，把已經定下的許多原則略略修政一番。

我們曾經說過，避掉衝突的普通方法，無論常人或瘋人，都是把兩個相反的觀念系統分成兩橛，各系許其自由發展，不受別一系的矛盾的牽制，並且在敘述實例以說明這方法的時候，還說一個『心組』是隔絕在一個『論理封鎖區』內，不準一個反對的事實或觀念闖入這個封鎖區的，這就是說，那個心組所以能免於衝突，不過是因為他對於無論哪個和他矛盾的事實或觀念一概置之不顧罷了：二者之間的接觸點完全避掉。這種說法，雖在少數情形中有字面上的真確，但大多數的實在情形還要複雜一點。兩個相反的觀念系統，能夠像我們所說的這樣完全不相接觸，是很少的。這兩個系統是要接觸的，不過要經過一種『中間物』。這中間物有紊亂各種結合的作，使兩面真正矛盾的地方隱而不見，那個心就不能覺察有一些兒衝突的



存在。這種專事淆惑的中間物，是由那假托理由的機鍵產生出來的。假托理由的實例我們已在第四章內見過，他允許這個心對於和那個心組矛盾的許多事實都特別看待，所有他們的矛盾之處都去罩了一件外套。這樣的一個概念——兩個相反的觀念系統，止許在假托理由所產生的淆亂中間物內相接觸——看了幾個特別的例子就可以清楚許多了，有些人的商業道德和他的私德根本不同，這種人常替自己解說，說私德的規條在商業場中是不適用的，說對於顧客討三倍於物件所值的價錢，是和偷東西完全不同的，說一個人是必要生活的，爲了仰事俯畜的必要講幾句誑話，完全不能算是不道德。實在講來，凡遇我們的動作和我們的道德原則有所衝突時，我們統是要搜出許多特別的理由，使我們得以對於那種動作看做特別情形，可

以由當時所處的情景完全證實。第四章中我們所舉的那個例子，一個極老實的人，欺了那鐵路公司及政府，並不覺得人格上有什麼傷害，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那個原則的很好例子。在這些情形中，那矛盾的觀念系統是允許他們接觸的，不過是要經過一個假托理由之橋，這橋能夠淆亂他們互相反對之點，所以衝突就平平安安的免除了。這就是說，那個心組在心中占據自由發展的隔絕區域，是論理上的封鎖，不是觀念上的封鎖；相反的觀念是允許他走進的，不過要在他們論理上的意義已爲假托理由紊亂之後。

假使我們再回到變態方面去一看，就可以看見那假托理由的機鍵在那里亦是很有勢力的，有一種幻想的病人對於和他的信念相矛盾的事實，可以忽略總是忽略過去，就是不得已要顧到的時候，他也要去曲爲解說，把

他們的意義掩飾得很好，所以，那堅說他底妻子要設法害他的病人，無論遇着什麼他總要把他的意義附會得與他所堅持的幻想和諧，可用以支撐牠的理論。假如妻子替他祈福，他就以為伊是故意掩飾，假如伊待他不好，惡意更是顯著，假如伊為他料理食物，以為是想去下毒，不去料理，又以為明明是斷他維持生命的必需品以傷害他的健康。假如我們去勸勸他，指出他的信念和事實不符，他就笑你為伊所愚，或者還要疑心你得賄通謀。

一大部的瘋狂現象是由於這種機鍵的作怪，這個可以叫做『幻想之幻想』 *Secondary delusions* 『幻想之幻想』是心造的錯誤信念，用以彌補初時的幻想和實在情節的不一致的。例如自信富豪的病人，對於他的囊空如洗，再造出一個『人家設計把他的財產奪去』的信念去解說。『誇大底

幻想』 *Delusions of grandeur* 差不多是一定不易的要跟着一個『恐怖幻想』 *Delusions of persecution* 環境不承認他的自命高貴，是病人所不能自欺得過的，但他又自爲解釋，說這是心懷妬忌的惡人所設的圈套。這麼一來，那極繁複的幻想系統也就可以由此而興，病人愈是遇着和他初時的信念相反對的證據，他愈信他的敵人在那里設法窘他。



瘋狂心理

一四四

## 第七章 抑遏

上章我們講到心之衝突的問題，並且討論一個方法，即心所用以避免這衝突所必然產生的那種不舒服的情緒緊張及心緒不寧的。這個方法的特性是在心中設立「論理封鎖區」，不但在日常生活所看見的許多現象可以用此爲解釋，並且在瘋狂中所遇到的後起現象，有些也可用此爲解釋。但有好多時候，這種簡單的避免法是沒有用處的，那個心也許去用別的方法使自己免掉衝突的。這些別的方法大概可用那個普通概念「抑遏」去包括，我們現在必須考查考查這個概念及這個概念能夠說明的各種現象。

在那「論理封鎖區」的機鍵不能適用的時候，其精密情形到底是怎樣，

現在還未完全知道。但在那里占主要部分的許多分子，大約可以約歸二類。第一，也許是交戰的幾個『心組』內部分非常重要非常強硬，二者間之衝突不是簡簡單單的用一種許其各自獨立各自發展的手段就能使心覺察不到的。第二，也許是那個心較爲靈敏，這種調解法的不能滿足他一看就能看出。這就是說，那心也許在構造上稟受一種很清楚的自己評判的能力，所以那論理封鎖的機鍵不能瞞得過他，所用的那種很明白的假托理由也不能使他滿足。在這些狀況之下，那心不是去身臨戰陣，像我們以前所講的這樣，決一個誰勝誰負，就一定要用一種較爲費力的逃避法，這就是包括在『抑遏』這個概念之內的。

用論理封鎖法的時候，對於相反的心組許他各在意識域中占一地位。

但用抑遏法的時候，是在兩個相反的心組之中排去一個，不許他在意識中有適當的表現，讓其餘的一個領有意識的全域。這種排斥去一個心組不許他在意識中出頭露面的手段，是抑遏法的要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他的性質就可以很明瞭了。設有一人，以前做了一件什麼事情，現在很以為慚愧，所以每次想到這事，意識中就感受着種種悔恨的苦痛。要是用術語來表出這種情形，我們就可以說，記念那件事情是一個心組，這心組是他人格的全體上的一個厭物，所以心組和人格之間就起了衝突。有了這樣的情況，那人就要竭力把這個苦痛的記憶排之於心外，免得惹起懊惱，發狠不準他們跑進他的思想，竭力去消滅他們的存在。這就是說，他要逃避衝突，其方法是抑遏那個討厭的心組，把他逐出意識域之外。這種方法——我們自己硬不承認

那些可以惹起悲苦不安的討厭事實的存在，使心緒安寧的方法，是人人所熟悉的。我們一生中所有的『忘記』(Forgetting)有許多不是像普通所設想的那樣自行消滅，而是一種有意的抑遏，是費了心力把那種討厭的記憶拒之於我們底意識域之外。

只要這抑遏能夠有效，那心組總是不能在心內占得一點位置。牠和人格脫離關係，牠摒於意識域之外，不能在那里正式出現，像第五章中所寫的樣子，這就是說，那個心組不再能把牠的觀念、情緒、一串的動作，直接引進本人的意識。

然那心組雖被禁止，不能在意識域中出現，但我們斷定他並非就此消滅，其理由是即刻可以明白的。那心組不是被滅絕，不過是被排出，把牠應有

的功能奪去。牠依然存留於心之底層，不過那抑遏的手段常對牠抵抗，不使牠爬到表面上來罷了。

這是不難明瞭的：用抑遏法去對付衝突比用論理封鎖法要惡狠些；而其對於心之純一所生的擾亂也比較大一點。因此輕微的抑遏雖則不是日常生活中所沒有，而較爲重大的抑遏例子，我們必定要到變態的區域中去找尋。要很清楚的明瞭抑遏的動作，我們要即刻就去看那些現象最顯的例子。這種例子可以到第三章所寫的那些夢中遊行及二重人格一類的事實裏去找。

現在讓我們用抑遏的概念來看一看病人伊芮訥底事跡。想我們還可記得，伊芮訥底病源是來自伊底母親底病及死。關於死的狀況尤爲悲痛，這

是使伊芮訥心中發生一種很厲害的震動的一件事。伊以前極深沈的愛伊底母親，而伊底母親幾乎完全占據了伊底思想，志願，動作，等等中的重要地位。伊母親的死自然是不但生出一種大的悲痛，並且是把伊底志願和動作的重要目的物奪去了。我們可以把這些情形翻成術語如下：關於母親之病及死的各種觀念成就一個系統或心組，在人格的全體中他是極苦惱極惹厭的一部分。所以人格與心組之間生出一種衝突及與之偕來的許多情緒緊張和困苦。因為要免掉這個衝突。於是就要借重那個抑遏的機鍵了。伊底痛苦的心組從心上剔了出去，不再許他把他的成分（觀念及情緒等）引進意識之域。因此，我們看見伊芮訥在介於兩次夢行中間的時候，把關於母死的觀念全都忘掉，關於病及病的悲慘結局的事情一些兒也記不起來。伊談

起母親時甚是冷淡，好像未嘗遭着一些兒破壞伊底生命的事情似的，這就可以看出，那個抑遏的機鍵已經有了滿意的效果：衝突和苦痛的情緒已是逃過，因為一個相反的心組已經完全從意識域中排除出去了。

上面講過，這樣抑遏的心組並非滅絕，仍舊在心之底層繼續存在，證實這個假設的理由，可以從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這件案件上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伊芮訥已經把他抑遏得十足的那個心組，突然之間會噴射出來占領意識域的全部，占領許多時間，以表明他底繼續存在。這就是夢中游行時的情形。和伊母親底病相聯的一系觀念突然露出面目，使伊芮訥重新度過一番愁雲慘霧的生活。

我們必須留心觀察，就是在夢遊期間，那抑遏的機鍵仍有勢力，以前被



抑的心組現在是上了臺了，但他占了臺的全部，別種觀念暫時都一齊屏除。當夢行正在發作的時候，伊芮訥全身沒入狂想之中，全不曉得伊底實在環境是什麼，四周所有的是什麼。這就是說，組成抑遏的特性的那個分裂現象——把兩個相反的心組完全分裂——仍是存在，使牠們隔離的阻力，仍是和以前一樣的得勢。以前被壓在底下的心組現在所以能夠自由表現，不過是因爲他底敵人——此間用所餘的人格來代表牠——已經受了意識域的放逐罷了。

所以這個抑遏的概念能使我們解釋第四章中所寫的另一類的意識分裂。在夢中遊行的情形內，躲在分裂現象背後的那個心組是處於被抑的地位，不准牠和牠本身以外的心正式往還。所以牠在意識域中所能做的表

現，只有造出幾個觀念和想象，而這些觀念和想象又和牠本身以外的意識流隔開，換言之，由這心組的活動而生的觀念成爲完全與塵世隔絕或裂開的一個羣團。

在第四章中曾經指出，所謂『二重人格』其情形不過在程度上和夢中遊行有一些兒不同。在這兩種情形內我們都遇到完全和心分裂的觀念系統，但在二重人格中那被裂的一系是更爲複雜些而組織上也更爲完備些，所以當他上台時，那人還能去應付環境，並沒有現出忘掉真的世界的樣子，而這個樣子却是夢中遊行的特點。

因爲有這種相同之點，所以我們可以斷說，對於夢中遊行的說明，對於二重人格大約也可適用，並且可以說，這些分裂都是許多矛盾心組有了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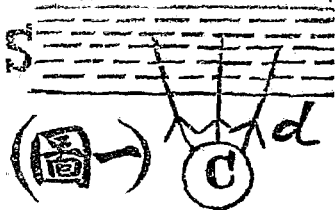
突，而用抑遏的手段去解決的結果，這樣的一個說明事實上確能應用於許多案件而可以有成效。但爲篇幅所限，這兒不能詳細地把牠們寫出來了。

上面說過，分裂一類的現象——包括夢行及與之相類的別種現象，是抑遏這個機鍵最清楚最重要的式子。然抑遏還有許多別種出現法，雖沒有剛才所寫的那麼明顯那麼兇猛，但注意日常生活的人常是遇到的。這些別出現法就是下章所要寫的東西。

## 第八章 被遏心組的出現

上章曾經說明，一個心組被遏時就不能照平常的樣子表現。這就是說，他不能使他底成分（觀念及情緒）直接走進意識，不能使那個意識流去做使彼滿足的活動。這些結果的產生，是因為有某種阻力（在術語上叫做裁判）在那里反對這心組的動作，上面有幾個圖或者可以幫我們把上面所說的這種概念懂得明白些；這些圖自然只可當做一個大概。

圖一 是表示一種心組的常態活動。S 是意識流——思想，情緒，意志等川流不息地占據我們這個心的表面。照通常的內省看來，S 實是和心一致的。C 是一種心組，d 是代表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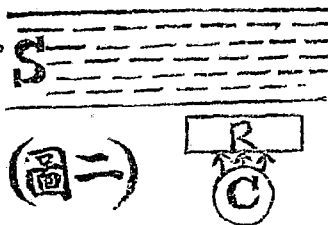


種觀念，情緒，等等，是心組在受著像第五章中所寫的那樣的激刺時，投入於意識流中去的。

圖二是表示心組受着抑遏時的情形，現在有一種阻力 $R$ 反對心組使他不能有常態的活動，所以屬於他的種種觀念不能直接投入意識流，像圖一所示的樣子。例如伊芮納在不現夢遊的病態的時候，其心的狀態就可用這個說明。這裏的 $C$ 就代表和母病及母死相聯結的那個心組，因為有 $R$ 的存在，所以凡是屬於這個心組的觀念都是絕對和意識流隔斷，而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定有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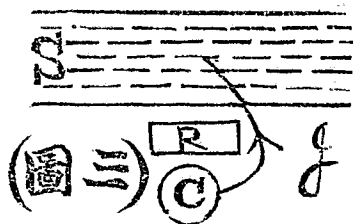
的記憶失却，這是伊芮納當時確是如此的。

前章又講那被遏的心組雖是受了這樣的虐待，不準他照常表示，但並



不就此絕迹。我們現在一定還要加上一句，說彼不但繼續存在，並且還長在那里找尋出路，雖然他們底出路不再會是常態的和直接的。在伊芮訥的情形中，那個心組得着表現，意識流是很受打擊，所以他在那里出現的一段意識流，就是夢行時的意識流，和以前以後的意識流都是絕對隔斷的。然較爲普通的表現，常沒有這樣猛烈，常是像圖三所示的這種樣子。那被遏的心組雖不能直接影響到意識，但彼會設法找出一條紆曲的，間接的路徑  $J$  來，使意識受其影響。這條路必須極其紆曲極其間接，使心組能避掉那個阻力  $R$ ，阻力愈強，此路愈須變得間接。

要對於圖三所示的情形有清楚的觀念，須要看一個



特殊的實例，要達這個目的，我們可選第五章中借自榮博士的那個例子。某人對於教堂中並未得罪過他的鐘聲表示極端的嫌惡。攷查之後，知道與教堂有關的僧人是這人初學詩時的敵人。因此，爲這個現象的原由的心組顯然是發源於妒忌一個成功的敵人。不過這種妒忌是這樣的一種情緒，我們對於自己也是很少願意承認他是有的。換言之，彼成爲一種心組，這種心組只要我們能做到差不多總要去抑遏的，因此，就有一種阻力妨止這心組出現於意識域。因此，那心組逼得走間接的路徑去表現自己，可以避掉這個阻力。以所引的實例講，所謂間接路徑就是對於和那個討厭的僧人緊緊聯結的鐘聲發出不公平的批評。用了這個方法，那心組就得着出路，同時這個人還可以自己辯說，他底舉動是完全由於一個某某原因。這阻力的用處是保

護意識，不使那個不願意承認的心組得以直接出現於意識，因而那個不能免掉的衝突就此免掉。

對於第五章所寫的另一案件——一個受了冤屈的病人，找兩個外國人以洩怨氣——也可用同樣的說明。爲這怨氣的原由的心組，是病人受了父親不平的待遇而感到的怨恨。但這心組所以要受抑遏，因爲牠和這人對於父親的深愛相矛盾，如不抑遏，那苦痛的衝突就不能幸免。因此牠就間接去發洩一下，把彼底要素，如情緒，遷到一件外界的事情上去發洩，這事情因爲表面上有些類似，所以能勾起他底隱痛。第四章中心組間接表示的實例還有好多，可用同一樣的解釋。

在第四章之始曾有一個問題：爲什麼一個心組有時老老實實地直接



表現出來，有時却要走許多紆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回答了。一個心組不受抑遏時，他就直接表現出來，而被抑遏的心組只能經由一條紆曲的路徑以伸其勢力於意識流，因有一個『制裁』在那裏擋駕，就因為這個擋駕，所以那被禁的心組要改頭換面地出現，其本來面目就非本人所能覺察的了。因此，凡是遇見一個心組間接表現時，就可斷定有矛盾的衝突的觀念系統在這人的心裏，並且知道這個心組多少有點是在抑遏之下。

用抑遏去解決心中的衝突，現已成爲人心最普通的護身符之一。我們將見牠不但可以說明日常生活中時常遇見的現象爲何發生，並且還可使我們明白癡狂界中心理上的許多病徵是何來源，所以現在必須要來詳詳細細地考察他一番。

查一查上面的三個圖，就可以知道因被遏心組的表現生的現象可有兩種。他們可以是心組自己的間接表現，也可以是因為有一種阻力在那里禁止他底平常的直接的表現而生的現象。事實上我們可以看見凡因抑遏作用而生的狀態，是很明白的不屬於這一種就屬於那一種。舉一個簡單的例可以使我們把現在講的那種現象及我們想分的那種類別都弄個明白。在那年長未嫁的婦人，『兩性的心組』(Sex Complex) (包括關於兩性的一切天性) 不得着正常的出路，結果把他強為抑遏，可用兩種常見的現象來證明，這種人是有這種被遏心組的存在。禁止這心組使牠不能正當表現的那種阻力，其外表似乎是很嚴格的貞節；他自然要使伊把那個伊所不承認的心組掩藏起來，不在意識中出現，因而他的裁制的責任方才無所虧缺。然

那心組總要想用什麼間接的方法把自己表現出來，例如對於生產，結婚，等有一種異常的興趣。

間接表現的現象和受了裁制的現象，雖然有時是第一種顯著些，有時會第二種顯著些，而普通是兩種同時發生，但爲敘述清楚起見，把兩種分開記述要好些，並且先述第二種更要好些。

受了裁制的徵候，其特異處是幫助阻力去抑遏那個不容承認的心組。用章首的圖來解說，我們可把這些徵候看做在壓力 $R$ 之上另加的一個力量，使心組更沒有在意識域出現的可能。所有這種徵候大都是上面所說的那種貞節，是和本心相反的矯情過甚的一種假惺惺；常見的例子是裝出友好的樣子把人前的羞怯害臊輕輕掩過。第三章中所寫的瘋狂情形有好些

來源是這樣的。據笛芬醫士 (Dr. Devine) 話，有一個病人犯了不可醫治的癩腫痛。初時伊甚是憂鬱，甚是苦痛，想念到丈夫及子女覺得前途甚是悲觀。但後來漸漸顯出奮興的樣子來了，其後卒至成爲正式的狂病，使伊有移入病院的必要。自後伊就瘋瘋顛顛異常快樂，異常歡喜，時時歌唱，好像是個極其幸福的人。伊說，伊現在已經完全痊愈，疾病已完全治好了。這個情形，心理方面的解釋是顯而易見的。在沒有希望的事實和病人心內所懷抱的奢望之間有很厲害的衝突，這是在初病時可以看見的。現在已用抑遏的手段把彼解決了。那事實已從意識中逐了出來，而那不準彼進來的阻力因意識中的快樂及自傲在那裏憑空發展而愈演愈厲。這種快樂及自傲就是狂病的特性。所謂肺癆，其情形大約也由於同樣的原因，肺疾到最後一期常有這種樂

天及愉快的特性。

還有一種常見的例子是把悲感藏過，外面裝出有說有笑的樣子來。人有什麼祕密的不幸，外面常是談笑自若，這是普通所常見的。滑稽談諧實是人生的一種安息所，凡神經敏銳而不能談諧的人，要從經驗中多受許多苦痛。滑稽可以使不愉快的經驗中的煩惱無形消失而以遊戲視之，因而我們可以免掉許多衝突，許多苦痛。這個原理在變態心理中所占的範圍，從那種『酒徒的滑稽』(Drunkard's Humor)最可以看出，這種滑稽是終年酗酒的人最特別的一種特性。這種人大概是虛浮的，無論何事不能認真辦理，即一生中最嚴重的事情亦不能認真。他對於他荒唐的結果如貧窮，作事乖戾，妻子受苦等每每縱酒取樂，不讓他來攪擾他虛妄的自滿自足。這樣，他底心中得

着一種表面的和平，而免掉一切爭執所最苦痛的煩惱。

一種可痛的心組，往往因意識中有與之相反的心組發展過甚而抑遏下去，懂了這層，有些『強迫意念』的發生也就可以明白。下面的例子可以當做這種心理的小小說明。有一個人，幼時曾經偷過一筆小款子，到了後半世，乃公正得異乎尋常。他沾惠了人家一些兒東西是一定要鉅銖必較的償還其價的。未償還的債務就是他「無盡的煩愁及自怨自艾」的淵源。這種反常的公正，其解釋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那種心理作用中是很明瞭的。他幼年的錯失的記憶，成爲他成人意識所深惡所苦痛的心組。所以他要竭力毀滅他在心上所留的痕跡，過分裝出與之相反的樣子去遮掩這個記憶的存在。我們還可以記得，第三章曾經說『強迫意念』的主要特點就是這種意識中

某部分的側重。這種強迫意念有時強盛異常，以至本人神魂散亂行爲竟成癡狂。普通常見的例子就是所謂『洗濯狂』，一種不能拒絕的欲念，時刻要去洗手，很怕有所沾污。凡是道德上有不良的習慣，使本人的心中起時時刻刻地悔恨時，就常要發生這種毛病。這人底人格對於他所視爲道德上不清潔的心組發生一種反動，就是形體上裝出反常的清潔。

以上所講起的那些例子，大都是一方面有一個嫌惡的心組，一方面又有一個和他相反的意念在意識中矯枉過正的發展，因而發生一種制裁。但那個做制裁的意念也不一定常和這個被制裁的心組正相反對，只須能把這心組掩過，他已足以盡他抑遏的唯一使命。例如犬儒主義（*Cynicism*）相信這主義的人遇着與己反對的心組或勢力輒以『無價值』及『不是真的』

做解說，這也是對付人生中難於解決的衝突的一個普通方法。由飲酒，抽鴉片，及別種藥物而生的那種強顏的自傲，也是有同一作用的。消愁二字實是採用這些藥物的主要目的，對於禁酒問題要有有效的企圖，這種根本上的事實也須得要顧到的。下面的幾句是時常說起的，就是：『一般的人差不多不是把彼（縱酒）看做罪惡就是看做疾病，但彼是心理上必不得已的一種反應，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人們在理論上所應享受的和彼在實際上所能得着的大不合頭，這其間就起了很悲慘的衝突，那時的酒，和別種藥物一樣，就是一個雖非正道然而是很有效的和事老；雖然爲時甚暫，確可以得着一條從現實的囹圄跑到黃金時代去的道路。

意識對於那可惡的心組的反抗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做出些熱烈的動



作，其目的在使意識域裝滿了別種觀念及動作，因而那被抑的心組無由露面。例如有一個人因謀事不遂，乃終日投身於某種熱烈的遊戲或事業，其目的恰如俗話說的『把煩惱從心內攆出去』。類乎這一種的例子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是常常遇見的。某人對於在場諸人有一個是特別痛心的，你偶不經心介紹他們談話，那人會趕忙把話岔到旁的東西上去，講上一大篇漠不相關的話說把他底倉皇掩過，這樣的一種現象可以叫作『談話的迫促』。

(*Press of Conversation*) 瘋人中也有這樣的病症，程度雖然還進步些，但其反動確與這個絲毫無異。有一種病症叫 *verbreiden* 英語叫 *talking past the point* 是『把話頭滑過』的意思。當病人有什麼心組而加以抑遏時就常有這種症候。我們問他，他不回答我們底問題而答出全不相干的東西——答語常是

不對得很奇異，使他底談話有一種特殊的色彩叫做『無意義的不聯貫』。有一個病人，他生平曾有一個名緣 (Green) 的女人在他生命中占重要的位置，人問他『你知道一位綠女士嗎？』他回答說『綠，那是綠，那是藍，你說水是藍的嗎？』有時病人把問題分成一個字一個字或一個音一個音的，從這各字各音得着一串不相干的聯想，因而任意取了一個做全問題的回答。如果所問的問題不去激動他心坎裏所藏的心組，那病人也常會談話如常；如問題衝撞了，他底回答就顯出剛才所說的那種有一搭沒一搭的樣子。這種反應的解釋自然是因爲那個抑遏繼續存在，不準那刺戟有照常的效力，使屬於那心組的各種觀念呈現於意識。

有所謂『暗啞』(mutism) 的一種病症，表面上雖和上面寫的那種急遽

的談話適相反對，而其目的則絕對相同。病人守口如瓶，無論我們怎樣問法終得不着一個回答。有時這種現象竟成常例，以至一連幾月沒個字從他底嘴唇邊溜出。

我們現在要講到由抑遏心組所發生的另一類的現象，就是那心組自身的間接表現。本章的頭上已經講過許多例子，但我們現在不妨再去找幾個較爲分明，其變態較爲明確的例子來看。

屬於『強迫意念』一類的不由自主的動作，有幾種是現在可以用的，第三章上所寫的事實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還記得，那病人每得一張鈔票即不由自主的要把彼底號數查察一下。這種不由自主的動作，我們只須知道了病人底歷史再從心理上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其所以然。原來這位

夫人先前曾經愛上一個男人，與他相遇於一個鄉間的旅店。一天伊要他和伊換一個貨幣。那人首肯，卽把這貨幣納在袋裏，說他永不把這貨幣用掉。一句話打動了這位夫人底心，以爲伊這一番苦心可以不至於白操了，并且急欲知道他能否踐言。每有銀錢到手，卽使伊想起旅店裏的情形，及因此而起的許多情緒和欲望。但那人終於揚長而去。沒有一些兒長進，後來這夫人已知伊前時所抱的希望是沒有效果的了。這樣的一件委決不下的心事也是用抑遏的方法對付了。這夫人竭力要把伊這一段痛史消滅得無影無蹤，要忘記伊曾經有這麼一回的欲望。這抑遏是成功的，不讓那心組有一些兒影子在意識中正式出現。但是每有銀錢從伊手中經過就發生很濃厚的興趣，使那心組得着一條間接表現的途徑，這個間接表現，久而久之，就變成對於

銀票上號數的一種奇異的注意，成爲這人神經病底特殊徵候。

從所引的那些間接表現的例子看來，我們可以看出彼底重要處是那個心組所由表現的途徑要非常迂曲，足以迴避掉制裁的阻撓。表現的法式要十分間接，足以把現形於意識中的觀念的真來源掩過，不使本人知覺。就是說，那被邊的心組須要經過一番牽強附會之後方能伸其勢力於意識界。至於這種牽強附會是怎樣來法的，那就佛法無邊說也說不盡了，並且除掉那個根本作用「把現形於意識中的觀念的這來源掩過不使意識覺得」外，各方法就再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了。這一類的方法我們已經見過好些。再來討論幾個別的方法，就是本章以後幾頁的事情，並且也是下章全章的事情。間接表現這個作用確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這是不容忽視的。瘋

狂的病症有許多是可以解作這個作用的例子，並且有許多看似不可解的症候可以由此解決，這是毫無疑義的。這一句籠統話的意義，我們考察到後來就能明白的，我們可以暫不細表，多搜些實例的材料再說。

被遏心組要表現先要附會，得着這種附會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取象。例如那老而未嫁的婦人，其被遏的母性本能會到貓狗身上去找一條又枝的出路，對他們顯出奇異的親愛，取象法的功效自然是去掩過實情不使本人的意識覺得。在日常生活中，人人有「自己以自己爲重要」的情感，因爲社交行爲的習慣不便明白表示，但是常由取象法表現出來的。我們可以取例於走路或服裝的作態，語法的虛驕，談話時竭力採用多音字，手筆上要裝上無限的渲染等等。在瘋狂病中，取象法也占一個重要的位置。我們剛才所

引的許多實例，再變本加厲一點，就是那裝滿了新語的傲慢語法，以及在年輕人中常常遇着的別種可笑的作態和儀容。

所謂『印板動作』(Stereotyped action)的奇離現象，有許多是由於取象法的作用，第三章中已給了好些例子。我們可以把借自榮博士的那個挑出來講講。一個老婦人，已經在瘋狂院中住了多年了，伊所有的光陰都費在一個簡單的印板動作上。從來不曾聽伊講過話，也沒有看見伊對於在身旁經過的任何一樣東西露過一些兒興趣。伊終日坐在人羣裏頭，繼續不斷的搖動伊底手及臂膊，像一個鞋匠在那里綴鞋的樣子，在伊醒的時候，伊底注意全身都埋在這個動作裏面，從年初一直到大年夜，這個單調的動作未嘗有爽毫厘。一查伊底歷史，知道伊在青年時嘗預備結婚的事體，預備了一半驟

然失敗。這個事情使伊在情緒上受一個極大的震動，立即發瘋，這瘋病遂和伊底生命同其生死。後來又知道伊底情人是一個以做鞋爲業的。

有了這些事實，我們就很容易推出病人所表演的病態的心理歷程。因那預備的驟然間斷，發生一種很苦痛的困難，而終以抑遏的方法解決之。曾在病人心中占一個重要位置的那些愛情及欲望，因爲和這事實的世界不能並存而被遏，只許用一種間接的矯裝的法式出面。這種間接的表現即由印板動作而獲得，這動作就代表病人對於失去的情人所有的一切情緒和觀念的全系統。至於這病人何以和這真實世界完全分離，對於伊底環境完全沒有反動，以及所有旁的病症，我們考查到後來自然也可以明白，這下面要詳細討論的。



被遏心組還有一個得到間接表現的方法，爲其背景的作用，叫作『投射』(Projection) 這方法極爲重要，而其式樣又是變化無窮，所以必須詳詳細細的把彼研究一番，下章就專爲此而作。

## 第九章 投射

上章把因心組的抑遏而生的現象分爲兩類，一類是心組自身的間接表現，一類是因心組受阻力或裁制的防止不能有直接的正式的作用時所生的現象。在所引的許多例子內，把其徵候歸於這一類或那一類，是沒有什麼難處，但這種分類的勉強，是極明白的，各種徵候的成立，那間接表現和阻力的防止都有一部分的作用，其實可以把徵候看做這兩個勢力的調停者。心組要掙扎得去表現自己，那阻力拚命在那里妨礙彼使不能達到目的。終於那心醞釀出一個徵候來，調停這兩個相反的勢力。前章所引的那些例子，似乎各例都是調停之中仍有一個勢力較占優勢，所以可把徵候歸入這一類或那一類。

我們現在必須要注意的一類徵候，是由『投射』作用而生的，這裏一個勢力占優勢的程度要低下些，屬於這一類的現象，最好是把彼看做這兩相反勢力勢均力敵時所釀成的調停例子。

『投射』這個名詞可以下一定義如下：投射是心對於心組被壓的一種特別反動，這時本人底人格上不認這心組是屬於自己的，只當做一個真的別人或想像中的別人所產生的。這個定義的意義，要看了幾個簡單的實例，才能明瞭。自己有了什麼自覺慚愧的過失或缺點，却拿別人同樣的過失或缺點來做了幌子痛罵。有些人暗暗裏覺着自己在社會上的許多缺點，却把他在四周圍觀察到的旁人大大地談論一番，而此人所不能寬宥的一件東西，是人家沒有清爽的思想。普通可以講，凡持偏激之論批評一種過失的，大

約他自己是有同樣或十分類似的過失的。這樣的一個心理在哈孟雷特這劇本內有一個很好的寫照，這劇本所寫的是劇中后對於再醮的厭惡之詞，但伊心內却暗藏再醮的私願。

若是做過一次孀婦的我再會做人家的妻子，

那麼地也莫給食物我，天也莫給光明我，日夜莫使我有運動休息；

使我失去依靠和希望；

使我和牢裏的苦行者著度同樣的苦境；

讓各種掃興的東西破壞一切的好事；

從今以後叫災禍永遠地追着我！

沙士比亞是很知道那心理機鍵的，看其對於那真皇后的註解便知，他

說——

『我想，這位夫人也攻擊得太甚了。』

這些情境的心理歷程，我們可以解釋如下：那再醜，成爲和本人人格不相投合的一個心組，這心組的存在，自然要引起那種所謂自怨自艾的不安。但那人格避掉這不安的方法，是把這可惡的心組投射到別人身上去，這樣，就可以把他爽爽快快地痛罵一場，而情緒上並沒有像自己承認有這種缺點時的痛苦。就是說，那人格對於可惡的心組反動，是怨恨別人身上同樣的事實，而把自己的却諱莫如深地掩藏起來。罵別人的那種較爲妥當的方策，代替了那種自怨自艾的不舒服的經驗。投射在生物方面的任務，自然也和別種抑遏的方法相同，在於避掉不安而得着心之表面的平伏。

投射作用在瘋狂界占一個優異的地位，有好些病徵可以歸入這個動作。縱酒，在上章說過是人類逃避壓迫不安的遁逃藪之一，在這兒也供給許多很好的例子。終年爛醉的人，腦中常有關於其妻或親屬的幻想。我嘗遇着一個病人，很傷心地說，他底妻子是放蕩的，一個酒徒，一個花錢的，伊不把他及一班子女放在心裏，伊讓這個家衰敗下去。但查究起來，所說的這些觀念純乎是虛幻的，沒有一點事實上的根據。那病人自己才是真真的罪人，他所說的句句是他自己底罪狀。他這種幻想的心理的解釋就是投射的作用，有了彼底幫助，那病人底人格可以把那可惡的心組當做一個完全與己無干的，無須對彼負責的，東西看待；如此，就可以有一種虛妄的恣睢自喜代替那怨恨的悲痛。像這樣縱酒的情形，其目的確乎是能達到的，那不安確乎是能

免掉的，但是用了心之純一及對於自己的忠實的代價方才得來的，而瘋狂院且爲不可避免的結果。

有許多所謂『窘迫的幻想』也可以用投射作用來說明。那病人有什麼祕密的私願，這私願大約因爲和本人底大信條或思想系統不能相容而爲其人格所屏絕。那心自然不肯把彼當做彼底一部分看待，把彼投射到一個真的或設想的別人身上去，而這人就成爲驅迫他墮落的敵人了。這種作用些微一點的實例，就是我們對於自己道德上的過錯所常用的那種推諉的飾詞。我們對於自己不會承認那引我們犯過的是自己底野心及欲望，總要把這罪名移到我們底旁人肩膀上去的。『婦人誘我』一語成爲混帳人終身常用的飾詞。但在某幾種瘋病時還要把這一種投射加甚許多。例如『老處

『女底瘋病』一個未嫁的婦人已經上了年紀，名譽也很好，忽而一日告訴人家，說有個男朋友要逼伊，伊說那男人明明想娶伊，并且緊緊的在後跟隨。後來竟有某種瑣事領伊相信他在那里設計威逼伊，因此伊要寫給那人一封憤怒的信，或要警察保護，跟手查去，方知那人不但人家所告他的完全是冤屈，並且他對於那女人從未曾有一些表示，連世上有這麼一個人恐怕還沒有夢到呢。這婦人就證明是有『窘迫幻想』的病人，即移入瘋人院去了。

這事並不算怪異，可以很容易的用了我們現在所得到的心理學公律說明的。這個病人底性的本能從不許有正式的發洩，終且很嚴酷的抑遏着，意識中還有相反的觀念為畸形的發展。這個相反的觀念自然就是那種常常看見的貞節，彼底來源，我們在上章已經研究過了。但那被遏抑的本能靠



了投射的作用得着一個間接的表現。從此萌芽的那些欲望，就起來拉上伊所說的那個人事情的真相，是這婦人愛上了那人，但因為抑遏之故，心上想不承認這些觀念及情緒是伊自己的，於是對於這個衝突找出一個解決，就是把這些欲望的意義一反轉來，投射到彼等底目的物上去。因此，戴着這嫌惡心組的傀儡，對於伊底人格就像是一個闖進的討厭東西，而那窘迫幻想的發生也就此完成了。

窘迫的幻想有許多案件的情形是和剛才所說的狀態很相同的。那慾望是投射到一個沒有真的存在的人身上去的。那病人底心，因為要竭力免掉裏面的衝突，不但虛造某人底行爲，並且連名氏也會造。這種比較複雜的投射是常發生的。有一種女的病人很憤怒地告訴人家，說某人強要向伊求

婚，伊所說的某人完全是伊想像中的，這種病人是個個瘋人院中要遇着的。

投射還有一種變形，就是所投的不是心組的本身而是因心組而起的怨恨。這種變形所具的生物學上的目的是和上面一樣，免掉衝突。這是很明白的，只須發生衝突的兩個反對勢力互相隔離，那個由自怨而起的苦痛就可除掉，而這種隔離是把兩個反對者無論哪一個投射出去都可以做到的。我們現在要去看察的那種投射，那病人並不自己怨自己，而想像自己是在那里愛別人底怨恨。類於這一種的常事是人人皆知的那個『良心發現』，這就是看見空中處處是指摘他的手指，只須從此稍進一步就成所謂『引證的虛妄』(delusion of reference)了。病人是異常之疑心，假如他的同伴有兩個在一處談話，他就想他一定是他們底話柄，偶而來了一個生人，又像是

故意招來的敵人，終至於各種很小的事情樣樣是設在那里害他的圈套。在這種病人中幻覺的發達是極普通的事。對於他的怨恨不但編派到在旁諸人底動作上去，還要編到全屬想像的指摘者身上去呢。「給他人格所割裂，因而忘却」的一部分的心，會變成一種虛幻的聲音再三出現。有一個病人，他所度的生活已經把他自己及他底家庭毀壞了，講起他以前的經驗來仍是快樂非常。但他又很傷心地訴說他所遭的窘迫，說他底天花板上及臥床底下都藏着歹人罵不絕口地在那里凌辱他威嚇他，使他差不多無地自容。這種幻覺可以看做『良心的微響』(Small voice of conscience) 被遏後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病人確已能夠免掉怨恨的刺心，但他是引虎驅狼，犧牲掉良心的純一換着一個未見得較為可欲的『時時窘迫』。

在第四章中曾經指出，所有幻覺及幻覺所表現的一串觀念是要看做病人自己的意識所分裂的各部分。我們現在可以明白這種分裂爲何發生了。所說的一串觀念因一種或他種理由而和全人格不能相容，彼等的出現於意識，照常是要惹起衝突及苦痛的。要避掉這種衝突，所以有所謂抑遏。而這被遏的心組只能由投射，得着一個間接的表現。因此，由投射而起的現象和人格隔離開去，使他們的出現成爲分裂的系統。

癡狂心理

一百四十八

## 第十章 瘋狂底不合理

瘋狂病最普通，最顯著，最奇異的屬性就是彼表面上的不合理。這是非常明確的，彼所表示的那些幻想都是虛妄的信念，彼底幻覺都沒有物觀的真實，彼底頹喪或驕矜是給事實的實在情形所完全否認的。還有，彼底經驗處處露出矛盾，彼毫不覺得，我們底智慧所能編出的辯論及說明彼也毫不理會。單從這些情形的表面看去，那庸廓的考察家只能斷定說病根是在瘋人沒有見到理由的能力，這些古怪樣子的所以發生，只不過因為心已失去循理而思的能力。在這種考察家看來，那瘋病的特別處是推理力不健康，所以無論他底思想如何荒謬如何不稽，其心是什麼思想都能想到的。

但略為小心一點的考查就可以顯出和這種見解不能和一的許多事

實有許多病人只須不叫他去想密接於他的幻想系統的東西，他底推理力似乎是很好的。所以咬定他是喬治第三底兒子的病人也許能夠做出最深奧的數學問題，也許會曲盡瘋人院中的責任，而盡這責任是要有極精細的判斷力及辨別力的。對於這樣一個情形我們是不是斷定說，只要不去問他的家世問題，那病人底推理力是和常人一樣，並且很有效的，但一問到這問題就忽然變卦，推理力完全失其效用，因此一任那心幻出可笑的觀念而不去叩一叩理性的大門呢？或是我們斷定說，那膚廓的考察家底理論是不適用的，那毛病並不在推理力的不健全呢？

把前幾章所得的結果觀察一下，我們即刻可以判出那第二說是妥當些。心理作用變常的根源不是在推理力自身的紊亂上，而在呈現於推理力

之前的那些材料上。那瘋人不是因爲失了理性的能力所以相信他是喬治第三之子。是因爲跑到他心上去的前提使得他只有這一個結論是可能的。合理的。他只不過是看似不合理，因爲觀察者沒有見到發生這結果的那些心理作用的線索，只看到這結果的自身，好像一個孤另的現象沒有明顯的根據或所以然。

那幻想所以看似荒謬，是因爲彼是某種別的心理作用的間接表現而這個心理作用是藏了看不見的。這個心理作用一經抽繹出來，就立刻可以明白瞭解了。但這作用穩藏一日，那幻想就似乎荒謬不稽一日，對於其他情形就似乎沒有關係一日。前幾章所做的那些分析都足以表明這個主張的眞確。我們看見那些案件，件件都是把支配這幻想的那種心理作用的線索



一探出之後，那幻想的不可解就立刻消失，恰如那因些須小事而大發雷霆的人，只有不明白他底憤怒是某種別的原因的結果時，始覺其不可解。

我們還可以了解爲什麼和瘋人辯論到他底幻想總是沒有用的。我們底辯論既不是針對那個隱藏的眞原因，不過針對着他浮面的表現，那些辯論自然是沒有效果的。彼等（辯論）底唯一結果是激起病人造出『假托的理由』替那『實在築於潛伏心組之上』的謬想造些論理的支柱。

這樣的辯論法不獨對於瘋人爲然。我們四周一看，處處可以找到這種例子，下面一聯已成爲著名的諺語——

『已經被人說服的人

仍是和從前一樣的主張。』

把這個翻成術語，其意就是：『我們可以用辯論指出那人所造的「假托理由」都是論理上所說不過去，直到他再沒有理由可造，——但因為那個實地影響於他底主張的心組未受駁擊，所以那心組仍是繼續有效，那人仍是從前的主張。』用論理做武器去反對一個心組的結果其無效是很顯明的了。沒有哪一個人設想，一個很熱心政黨或宗派的人和他辯論一番就可以使他改變主張。同一理由，沒有那個精神病治療者以為辯論對於瘋人的幻想有什麼效用。所以無論瘋人或常人，如你底辯論和他潛伏心組的趨勢一致的，他就應聲不迭，如若是衝突的，他就置若罔聞。

假使我們要去解釋獻身於政黨或宗派的人為何對於辯論不能理會，我們不可說這是由於推理力底不健全。然而這是很顯明的，所認這些人的

心理進程的不合理性，是指他們不能滿足論理的公律說的。政黨中人的結論不是平心靜度眼前的證據而得的；他思想中的步驟，每步不是其前一步的論理結果。其結論是受現有的『政治心組』的規定，他的依據，若把論理的原則不偏不依的應用起來，也許會推出一個絕對相反的結果。所以我們勢必下一個結論說，在他『政治心組』的領域內，那人常不能思想得合理，因為他底推理力是不許有自由的活動的。不過他自己是不知他的思想是有虧論理的；在他看來，他的思想都可成命題，其真確是一望而知的，不生問題的。他竟不懂對於這些相同的事實還有別的觀察者竟能推得不同的結論。脫魯探說，『保守黨對於改進黨所做駭人耳目的事情不能見其有何理由，不能承認是政治問題的唯一解決法的。』

上幾節所講到的那些事實又啓發我們好些思慮，使我們不但能夠把瘋人底心理進程和常人的心理進程的關係弄得較為確切，並且對於瘋人心中主觀的狀態得着一個深入的見解。這就是說，變態的心理進程在病人自己看來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能深深見到了。

實在講來，常人心中有好些進程也有像政黨或宗派中人所顯有的兩個性質，一是非理性的根源，一是直覺的明白，最簡單的例子要到直接從原始本能發出的那些思想及動作中去找尋；自保，求食，兩性本能所發出的行為尤其有這種例子。威廉哲姆士 (William James) 也曾說到這些。他說「科學也許來觀察這些道理，並且查得彼等多數是很有用的。但所以是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彼等的有用，而是因為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覺得只有這樣

做是適宜的合於自然的。當人吃飯的時候，一萬萬人中沒有一個曾經想到彼底有用。他所以要吃這個，因為這個食物的味兒很好使他再要。假如你問他，他爲什麼再要吃些像這樣滋味的東西，他不會敬重你是一個哲學家，他大約要笑你是一個蠢物。那香味的感覺和此感覺所喚起的動作之間的連結對於本人是絕對的，自然如此的；是那最完備的一種先天的連合，除自身的證據以外不用旁的證明的……只對於形而上學的學者才有下面的問題發生，如何以開心時我們笑而不繃眉？何以我們當着衆人講話不能像對着一個朋友一樣？何以一個特別的少艾令我們神魂顛倒？那普通人他只能說，「我們自然而要笑，見了一羣人我們的心自然一上一下，我們自然愛那少艾，那個美的靈魂裹在那個齊全的模樣裏，這樣明瞭的，極致的，從造

物的無窮製作出來使人愛慕』各種動物對於各種特別的物體要做各種特別的事情時大約也覺着是這樣……在那孵卵的母鷄看來，世上假如有一個東西不把一箱鷄蛋看做極動人極高貴的物件，這大約要算是一件奇異的事了，在伊看來這是不可多得的物體。

脫魯探在那篇暗示性刺激性最厲害題爲『羣的本能』的文章（上面已經引過這一篇內的文章）內，曾經指示我們，說有一大羣心理的進程，雖不是發於普通所謂原始的三種本能，但也有這同樣的主觀的狀態。例如『關於教會，國家，家庭，公正，忠直，誠潔，罪，等事的主張所根據的』那些假設，是有這種所謂『最完備的一種先天連合』的內省性的特性的。脫魯探又指明，這些都是第四個本能的結果，從這本能發出的許多行爲是那些羣性動物的

心理中重要的根本，他并且給他一個名字叫『羣的本能』(Herd instinct)。有了這個本能，那個體的行爲就可以保得住和社會全體和諧了。各個體所以有一種傾向，對於自己伴侶中所流行的許多信念，都無疑無慮地承認，對於團體中一切制裁所依據的各種行爲的規律也不加思索地服從，都是這本能的効力。中材之人，其一生的道德及非由智識而來的各種信念和主張，也都由羣的本能的力量所規定的。他依循某種的人生規律，因為他的同伴是依循這幾種規律的；他相信某幾種東西，因為他所生活的環境中人，是相信這些東西的。假使要他解釋他何以有這樣的行爲，或主張，他自然即刻可以造出我們在第五章中所說過的那種『假托的理由』，並且他自己還相信這種理由確實是他底行爲的原由。但真能左右其行爲的，實在是第一，別人都

是這麼做，第二，有羣的本能在那里作用。那假托的理由是後來產生的，這全因各人都有一種脾氣，相信他是依了理性的根據而動作的。脫魯探說，『假使我們把一般人的心理的財產考驗一下，我們就可以看見牠是由對於各種很有變化很複雜很困難的题目的許多很精確的判斷製成的。他對於宇宙的本源及性質會有很確定的見解，並且會決定牠底意義是什麼，他會斷定到他死時要怎樣，以後要怎樣，會斷定行爲的根據是什麼，應當是什麼。他會知道國家要怎樣治理，爲什麼國家日趨敗亡；爲什麼這個法制是好，那個是歹。他對於海陸軍的戰略，賦稅的原則，酒精及痘苗的用法，流行傷風症的處置，嚇水病的預防，土地的買賣，以及希臘文的教授，什麼是可以算藝術；有文學的價值，有裨於科學等等，都會有堅強的見解。』他又說，『這樣的許多



主見一定只可以沒有理性的根據，因為這些主見中，有許多所談到的問題，連精於此事的也承認是沒有解決的，而其餘的呢，又明明不是一個中材之人的經驗及訓練所能使他對於彼等有一些兒主見的那最可以用的合理方法將要告訴他說，對於這些問題的大部分，只有一種態度——就是懸而不斷。

所有這些非理性的主張及信念，在於彼等底主人看來都是成爲命題的，其真確是立刻可以明白的，要疑心彼等是否有用是愚蠢的。不但如此，做彼等底護持，還有一種特別由情感而來的熱烈及因本能而得的確定，這個固是難於下定義，但由合理的內省法是人人可以立刻了解彼等性質的。真正的知識，用科學的歸納法從觀察的事實所得來的結果，其態度是和這個

完全不同的。他是比較的冷酷些，沒有跟著非理性的信念而來的那種熱度。假如追求到彼底真實，我們並不煩惱，不過換了新的注意去查驗彼所依靠的基礎。這兩種心理進程的分別即刻可以顯出，只須讀者把彼對於這命題——虐待女子的人是野蠻人——的見解和對於那命題——地球繞日而行——的態度比較一下，看彼等在內省時的狀態是怎樣就好了。

用前幾章所講的那些原則來看上面這些事，我們就容易看出那非理性的信念和主張是由那些心組產出的，而我們上面所講的那種特別熱烈是一個心組所不能或缺的那種『情調』(emotional tone)。我們倘與有這樣信念的人去辯論，那心組會用兩種防衛反動的一種來替自己辯護。不是拒絕你底辯論謂爲無意義或不正當，就是說上一大堆的假托理由把這信念

說得有情有理使自己可以安心。

而這些就和瘋人幻想中的特性絲毫無異。彼等也有一個非理性的根源，並且也的確是那些心組所產生。彼等有一種特別的情熱，及一種本能所覺得的確定與之相隨。不但如此，在本人自己看來，彼等還有那種一望就明白及千真萬確的特性，所以本人竟不能懂我們怎麼會不知道他所堅持的是如何的正確，而從所有的證據看來也只有他底結論是可能的或可有的。

末後這個說法，包着對於前頁上所提起的問題的答案，就是自己看來，那幻想主觀方面的狀態是怎樣，就是幻想顯現到病人自己面前去的時候其形狀是怎樣。牠顯得是一個明明白白的命題，除掉剛愎自用的人是不能懷疑的，並且是公認爲真實的，去攻擊彼的不是蠢物就是叛逆。

所以我們底結論一定是要這樣：瘋狂並非因爲彼底推理力的自身和常人的不同就爲不合理。彼底心理進程有一種非理性的根源，這是不差的；但常人所堅持的主張和信念多半也是這樣起來，這也是不差的，所以我們不能爲了這一點就把一個特別的不合理歸之於瘋狂。

因此，我們現有一個更進步的問題。假如本章的議論是對的，不合理不是瘋狂的特點，那麼，分別瘋狂和常人的主要性質是什麼？我們現在所有的智識不能對於這問題貢獻十分圓滿的解答，這是我們必要自認的，但我們底失敗，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這問題內容的不確定，並且差不多是毫無意義。這里所用的名詞沒有精確的意義，要用這樣的名詞指出精要的特點，顯然是做不到的。瘋狂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實體，像猩紅熱或肺結核一樣，不

過是用以標出一羣龐雜的很少共同性的現象。不但如此，彼底界限也是跟了時代的概念而時時變更的。我們應還記得第一章中曾經說過在中古時代視之如神明的人現在已經毫不躊躇的把他遷入瘋人院了。

統觀前後，對於這問題似乎可用的解決法是只能列敘幾個模糊的分別，沒有一個可以單獨看做主要的；不過是把彼等混爲一體後，還可以粗分得瘋人和好人的界限。

第一個標準是要看那現象所表示的程度。我們在前幾章中曾經指明瘋狂的病症是心理上有了幾個機鍵的結果，這機鍵常人心中也是有的。然瘋人心內的機鍵工作過度，超過普通所視爲常態的限度，所以不合格的工人把他底失敗歸罪於器具的慮下，雇主待遇的不良，這還情有可恕；而跑到

警廳起訴，說他是同盟罷工的犧牲者，那就要認他有「窘迫的幻想」的瘋病，而送入瘋人院了。這兩種情形，其心理上的機鍵是相同的。但後一人底機鍵，工作得較甚一點罷了。

和第一個標準（過度）相鄰接的第二個——亦許是最重要的——常人和瘋人間的分別就是行動舉止的分別。瘋人底行動普通是反社會的，用法律的定義說是「對於他自己或別人有危險的」，要決定病人是否應送入瘋人院，多半是用這個標準。普通屬於瘋狂行動的那種反社會的屬性可以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二種。所以一個病人也許有窘迫幻想的病，使他對於同伴做出真正的危險，或是使他取了自己的生命。還有一種他底行為所以稱為反社會，是因為他不能在社會事業中盡一分子底力量，這就是我們叫做

『情感的弟門細亞』的瘋病了。

還有一個標準，是看心理上支配當時病症的那些機鍵的性質。我們曾經看見有許多心理進程，確被看做某種瘋狂病症的，在日常生活中竟數見不鮮，就是被邊心組的間接表現。但在瘋人，那心組的表現常是較為間接些。因而也牽強些。和這個標準相聯的還有一個分別，就是瘋人底假托理由。比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要明著些。少似是而非些。

好人底信念及主張有許多與瘋人底幻想相同，就是彼等底心理進程都有一種非理性的根源。但在別方面看來，彼等又不同得很厲害，指定一種情景叫人分別其是否瘋狂，普通總是容易的，常人底信念，無論彼是真是妄，常受一個團體主張的擁護，而是羣的本能所生的結果。瘋人底幻想，却不是

受這樣的擁護，而是因為有些針對了羣的本能的怪物在那里活動，所以軼出常軌而與人獨異。末後這一種的分別是很重要的，到第十二章再行討論。又好人底信念常和事實不符，但顯與經驗衝突的信念決沒有能夠久持的。例如一個不瘋的貧人是不會相信他是富豪的。然在瘋人，這種和經驗大不合符的事常能看見。不但如此，在常人，那些依於強的情感的偏見的信念，表面上雖不為辯論所搖動，就是實地的經驗，除非極不相容的也不能使之動搖，但這個不動搖不是絕對的。那些反對的勢力有一種漸漸剝蝕的効力，時候久了，在信念中生一種漸移的改變，終於把彼滅掉了。而瘋狂的幻想却似乎是完全固定並且是困在核心的，和彼辯論或示以相反的經驗，適足以使他把四周的圍牆加高一點。所有這些分別，都由於『分裂』那個原動力。在瘋



人，分裂的程度已經到了不能和尋常思想或行爲互相適合的地位，而其心理進程許彼一意孤行，完全不受「從經驗中的事實所發現的那些矛盾」的攪擾了。

## 第十一章 空想

心組的通常結果是產生動作。一串動作被彼蹴起，把在牠背後驅策的那些欲望及傾向實現出來。這一串動作做完，彼底表現也就完全。但此外還有一種表現的法式，因這法式而得的滿足雖只有部分的，有限的，然而常常能得着的。這第二種的表現式便是空想的幻成。在空想內（或者用比較流行的名詞叫彼白天做夢）我們不想在實際上滿足我們底心組，但在腦中構造許多快意的圖畫使心組得些想像的完滿，我們也就自足了。

這兩種法式的分別（直接的完全的動作表現和部分的空想表現）可在在所謂『自信心組』（*Self-assertion Complexes*）所產生的結果內看得清楚的。自信心組這個名詞，我們是用以代表那些自大及自異庸衆的傾向，大概

可以冠以『野心』二字的那些傾向，這些傾向，通常的直接的結果可以從個人向前掙扎及營求一個足以令人敬仰驚歎的位置上頭看出來。然於動作中直接表現以外，這些心組還有一部分的精神可以費在構造空想之上。這樣產生的空想，就是普通所說的白天做夢，雖是無論多少年紀的人都會發生空想，但少年時實爲空想最盛之期。在這時期的青年（專指男人）常常想像許多震世駭俗的事業，及大功告成萬眾歡呼的情景，以自樂，那時的他自然是好像一個蓋世英雄。構造這種想像的時候，除掉我們說過的心組之外，還有各種兩性的心組在那里搖旗吶喊，這兩羣心組的結果常是揉成一氣。那些大事業普通總是要做在那英雄急欲得其歡心的那個美人的媚眼之前的。

這種白天做夢，我們不大有得聽見，因為彼等底主人普通是畏羞不肯直言的；換言之，彼等是要受我們以前所說的那種抑遏的。除非不使彼等發展過甚，彼等底影響確要看做有害的，因為那心組的精力是費在空想而不見諸行事的。這就是下面威廉哲姆士一番言論所含的意旨。他說：『有一個俄國婦人看了劇中的苦人淚流不止，而其馬車夫却一任他坐在門外凍得要死，這種事情是到處可以遇着的，就是酷好音樂的習慣，對於那些既不能自己奏樂，又沒有音樂的天才只能聽得而不能懂得的人們，也要在性格上生一種弛緩的結果。一個人滿腔都是些熱情，却沒有一種熱情不是讓彼平白過去而從未能蹴起一些兒事情的，所以他內裏面的情操毫無變動。救濟的方法是要不令自己有了有一種熱情而不把彼實地表現出來。竟可讓這表

現爲世上最微小的事——如沒有較爲慷慨的事可做，則和人講話溫存，或把馬車拋却不坐，也是好的——但不要讓彼不得發生。」

白天做夢的歹結果，在把彼用做逃避實在界的安樂窩時最爲明顯。假如我們所說的那種青年，在努力做事以揚名聲時，經歷許多挫折以至失敗，他也許就讓他底心組搆出許多空想以爲發洩，不再去從事實上施展。他可以用許多稱心之夢安慰自己，夢他得着許多勝利，他底敵人屈膝求降，現出妒忌而又歎服的樣子。他會一時身入一個非常可愛的世界，使他幾乎不相信自己。和實在的許多事情再有什麼關係。用我們底術語講，我們就要說，他覺得那心組和他底實在環境不相符合，而心組與實在界之間遂生了一個衝突。他不再想法聯合那兩個相反的勢力以和解那困難，只是拋却生命的戰

斷，而暫時退息於一個想像的世界，使那心組可以任意發揮而不受蠻橫的事實界的反對。

這種現象是極普通的，我們大都會有因為自己的大欲在實在界失敗了，就搆造些快意的空想來安慰自己的時候。但此路一開，就容易闖入瘋狂之境。而剛說的那些進程，給我們一個解釋我們在瘋人院看見的許多病症的鑰匙。

在常人，他自己曉得在那里白天做夢，而全不喪失和實在界的接觸。他底朋友看見他『心不在焉』的樣子，只管想他自己的念頭，對於身旁所經過的全不理會。不過要他回到實在的環境使他與之有關係，雖是很須費力，但在必要時他是能夠的。換言之，他和日常生活的實在界已分裂到某種程度，

但這分裂不過是部分的，不完全的，而是暫時的。然假如再進一步以至認真病了起來，這分裂也就厲害起來，長久起來，那病人（現在可以這樣叫他了）把自己完全從實在界分了出來，把他底神思全用在白天做夢上。他永遠往在一個自造的世界內，所有屬於那心組的欲望及野心都可盡情發揮。這個機鍵可以發生兩種瘋病，這兩種病雖是聯結得很密，但在敘述上可以大略分一分。

第一種，可以看做加甚的白天做夢，包括第三章中屬於『情緒的弟門細亞』一類的那些情形。那病人好像已經失了生命的一切興味；他不表現什麼欲望或野心，什麼事都不去做，天天坐在那隻牆角裏，昏昏朦朦的。他底面上呆呆地一無表示，他似乎對於身旁所發生的事情件件都不記得。假使

和他說話，他大約常是回答一個單音語，但要打動他底感情是不可能的，他會用吃飯時的恬靜去受他父母底死信。對於不留意的考察者，這樣的一個病人似乎是已經把精神能力一切失掉，但我們假如把他底心考驗得嚴密一點，而看到他的表層之下去，我們就曉得能力是仍然有的，但已逼入歧路不再表現到外面，不再有實地的結果。所有可用的精力都坑送在構造我們講過的那種空想之上。那病人已完全退息於一個白天做夢的世界，所有實在生命的事實對於他已毫無意義毫無興味。

第二種，那病人鑽在他底想像世界內，尤其鑽得進，鑽得緊。由他心造的空想要帶到確實的嗅味：他相信他「是」一個得勝的英雄或巨萬的富豪，那快意的圖畫既經被他想出就已變成生命中的事實。他已跑過常人所藉以



分別白日夢和睡後夢的那個疆界，那個若有若無的空想已經變爲瘋人底幻想。那分裂的程度已經又高一級，而那心組得着一個極盛的發洩，雖經驗中處處顯出一片一片的矛盾，也毫不足以攪擾他。

這個機鍵，名爲『大暢所欲』(Wish fulfillment)，可用以解釋一大部瘋狂現象的心理。這個機鍵的動作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名曰『結婚夢』(betwahn-*abekdrum*)，在那曾經受騙的婦人，時有此病發生，所有前此成爲病人生命之核的那些欲念及奢望，忽然和實在界相鑿柄，由這個衝突發生一種情緒的壓迫，又由這個壓迫逼出一種瘋病，其特性是如做夢一般的精神恍惚，在這恍惚中那些已受挫折的心組得着一個想像的滿足。在這恍惚中伊相信伊和情人已和好如初，預備結婚的事正在進行中，新人到了，結婚式舉行，那

夢境向結婚後各節生活的畫圖中無限的延長，每節的生活都過得很濃厚，和真的一樣。

還有別種病症，其如夢的特性較減，但在根源上其主要部分是相同的。他那病的心理進程發展得成一系統，在這系統內那些已經不准在實在界表現的心組得着一種虛幻的滿足。那病人相信那個中變的情人已經又歸順了她，或伊已確爲其妻。這種信念和生活上實在事實的分明不一致，是造些湊合的假托理由及第六章中所講的那種幻想之幻想去掩飾的。

瘋人院中有一部分須長期看守，內有一大部的病人其複雜的，虛妄的，幻想系統，是有一個相同的機鍵在內。我院中曾有一個病人口稱伊是女王伊利薩伯底後裔，自己也是英國正式的女王，伊已受號『不列顛天皇』，帶領

幾軍人馬，現正軍書旁午，號令軍士，合力攻打全歐民族；但又慘戚地訴說，伊底行動都被『瘠而甫先生』領導一羣黨徒牽制住了，他已把伊送入一個瘋人院，并且還盡力剝奪伊名位中所應有的那些權利。

這個病人未瘋以前是傭人中一個很勤勞的使女，伊一生的生活除勞苦外就沒有別的。伊所表示的那些誇大幻想，裏面的含有奴婢們因看了價錢很便宜的浪漫文學而生的『白日夢』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因分裂的作，用提升到真實相信的地步，而在一個論理封鎖域內私自實演；免與事實矛盾。那些自信心組既經有了這樣的包庇，可以不受實在經驗的影響，就常常用心造出種種誇大的空想以求一個暢達的表現，而那些與結黨有關的窘迫觀念，可以看做那種幻想之幻想，這種幻想是在虛造假托理由的情形中。

所常有的。

在這些情形中，那『終於要發瘋』就是一種衝突的解決法。那病人不能遂他底奢望，或因環境中有不能超脫的妨礙，或因他底才能和欲望不相等。換一句話說，在心組和實在界之間有了一種衝突，這種衝突是因容許心組到空想中去得一部分的表現而免掉的，而實在界的不符合則產出足用的分裂去掩飾。在這種情境之下，可以說是實在界被遏，而心組在意識的表面無阻無礙的活動。

然在這些情形中，還有一種方法可以避去衝突，其性質及結果也都是病的。假如那病人曉得他底心組不能在實在界滿足，他可以竭力把彼從他底生命上完全屏逐出來，使自己忘記他曾經有過那些特別欲望，並且做出

從未有過牠們底行徑。換言之，他和實在界仍舊接觸而設法抑遏心組。

這樣兩個擺布衝突的方法常發生於同一的病人，下有一例，原本係榮博士所寫，把這兩個方法都描畫得很好。

有一人，年在三十四十之間，聰穎異常，是一個疏證的古物學者，因犯急性的奮興狂病送入瘋人院。他身材矮小，氣體薄弱，又日吃得可厭。其歷史如下：他幼時曾以神童著名，自小就專心於古物學，到B地的大學完成了他底教育。他從大學卒業後，專門研究科學，和世界及他底朋友漸漸分離，終且完全度那隱士的生涯。數年後，因休假旅行他又到B地，在此地把他底日子差不多都費於在該城的邊境作長距離的閒步。既歸後，他就說覺得有些神經過敏，神魂不定，奮興的狀態只顧厲害起來，不久就病到急性的神經錯亂。

使他不得不移入瘋人院。入院時他神思極亂，不知身在何處，所講的話都是短句，也沒有人能懂得。有時奮興得很暴躁，身旁的人都要去亂打，要幾個人合力去拖拉方能按捺得住。這種形景是常要發作的，後來精神慢慢地清爽起來。有一天那病人忽然清醒，好像是從一個長夢剛醒轉來似的，立即回到平常的情形。以後不多幾天就離了此地，他即刻回復他以前的生活，並且下年就做出幾種第一等的成績。和他相熟者只看見他似乎較前更是孤獨，更像隱士。以後他又到B地一次，又是把他底日子都費在長距離的閒步，忽然昏倒在街上，以後就神經錯亂，第二次送入瘋人院。然這一次的病候和前次不同，他滿屋裏去做種種複雜的體操，極誇他自己筋力的大身體的美，自稱大歌曲家，不斷地唱他自作的許多愛情歌曲。數日後顛狂稍減，略可近身。

榮博士遂得把他分析研究一下。

假如我們用分析所得的事實來研究這病人底歷史，我們對於這案件的了解可以增加許多。當這病人在B地做學生的時候，他曾愛上一個婦人，並且兩人時常到該城的鄰近地方做長距離的閒步。因為害臊及自覺口吃的可羞，使他未能自通情款；並且當時如要結婚，經濟上也難做到。及在大學畢業，他就離了B地，從此不再見這婦人。不多幾時，他就聽見伊已嫁給別人，於是他埋身於隱士的生涯，竭力要把前情忘記；換言之，那心組因為苦於不能實現遂被抑遏。不過我們已經說過，心組雖受抑遏，但不會從此消滅，意識上已不見彼底形跡，思想中及心的動作中也不許有彼底活動，但彼藏在心的底裏「效死勿去」，遲早要用我們以前所說的那些間接法把自己表現出

來。這個表現就是我們剛寫的那種情形。

我們看見我們底病人於幾年的奮勇工作之後又到B城一次，不多幾天就舊病復發。對於這次昏亂的解釋是簡單的——就是被抑心組突然跑出。那病人在得病時的心境可以描寫如下：他覺得身在一個惡夢的混沌之中；大戰正在那裏打得起勁，並且他常身當其衝，幹種種勇猛的奇績，用很神妙的將略帶領三軍，而那婦人就守在旁面做他勝利的賞品，這就是他亂打旁人用死力和那些看護者對抗時的心境。已而果得勝利——新人歸爲他。他又清醒過來回到實在界度他底黯淡生活。那心組也就再被抑遏下去。

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一種心境和我們先前講過少年時平常的白天做夢很是相像，不過在分裂的程度上稍有不同，就是分裂允許心組把自己



表現在一個某種的幻象內，而完全不受人格的統攝。

第二次發作時，也和第一次一樣，在到B地以後，但其舉動稍有不同，這次所表現的那些心組，雖和兩性心組的關係的密切仍很明顯，但委實是從他身體的不全上發生起來的了。這還可以記得，他身材矮小，貌又不揚，他底筋肉瘦弱，並且口吃可厭，他聲音粗厲，絕對不能唱歌，以上種種合成一個『自慚形穢』的心組，這是我們在他獻媚於他底情人時所看出的，與此相連的，自然就是『這些缺點可以去掉』的那種很熱的私願，在第二次瘋狂時所顯現出來的就是這個心組以及一切欲望的虛幻滿足。他非常強壯，是一個一等的體操家——所以他滿屋子跑去做出錯雜的怪象，他是全世界的大歌曲家，優異的演說家，凡實際上所科他的缺點，他現在已樣樣完美。

所以這個案件，心理學上的解釋可以複述如下，那心組不能和實際一致，而病人也不想調和彼等，有時他拋棄了實在而沉在那個心組裏——或用我們以前的說法，說他跑進病去找一個避去實在的安樂窩。在兩次發狂之間他又另用一種方法解決那個衝突，他在外面世界上的不合仍是保存，而用抑遏心組的方法避去那個衝突。但要做到這一層，只有把他情緒方面的生命完全犧牲，而變成一個孤僻的人，變成一個隱士。

在那些長期的案件裏，例如上面講的那個自稱英國女王底女僕，是沒有所謂『常態的時期』的（於那常態的時期內那個不能見容的心組是被遏到底的），病人完全退休於那個心組之內而永永生活於一個自造的境界，所有屬於這心組的私願及奢望均於此暢所欲爲。到了這種種情景，那心

組常現出一種所謂「日趨衰頹」的趨勢，他所藉以表現的句語，逐漸支離，逐漸印板起來，常是壞到有一搭沒一搭，毫無意義的「一盤散字」。由這心組所起的心理進程也逐漸退出中心來。末後，病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只有去做一種簡單的刻板的動作，代表那個老心組的殘枝剩葉。在第八章章末所寫的那個病人，把伊底餘生盡費在綴一隻想像的鞋，就是這種永久瘋癱的很好例子。

言語及心之內容的那種日趨衰頹，是遵守了榮博士及其門人費盡心血所找出的幾條很精確的公律而進行的。現在篇幅所限，這些公律一條也不能詳述。但這是可以說的：有彼等底幫助，就是最不聯貫，看像無意義的話說，也可以顯出一種確定的意指，可以用心理學分析法來說明。

還有一種心理進程在本章討論很爲便利因爲他和前此所講的空想構造有很密的關係。這種進程，術語上叫做『同視』(Identification)是極爲重要的。而他的低程度的實例是常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常有的，就是或是真的或是虛幻的把我們自己和別一個人合而爲一。所以我們會經驗他底快樂，悲傷，及希望，好像我們自己的似的。在這『同視』的時候，我們覺得他是我們人格的一部分，而我們有一部分的生活是在他身上度活。同視是常態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都要講到的——被包括『同情』項下的許多現象。這個概念的意義，看了幾個實例後可以清楚些，最好的一個例子是第二等浪漫小說的讀者。這種小說所以會引起興味，就在讀者把自己和書內的英雄合而爲一，令他度過一串驚魂動魂的冒險生活，愛上了書中的女英雄，此後就永

遠過愉快的生活。那小說實能許讀者無構造想像之勞而能經驗那白天做夢的那種迷離生涯。

再好一點的例子是歌舞劇的聽衆。凡是到過開演這種歌舞劇時的美術館的，人人認那劇員是在舞台上度他底生活，並且常是度英雄或女英雄底生活，與戲劇附屬的那種「以虛爲實」，使那白日夢可以做得比在小說中酣暢許多——所以戲劇要通俗得多，就因爲聽衆有白日夢的要求。所以寫劇本的人必得多供給些高貴的劇情，而佈景也不可過於離奇。

假如我們再進而考察第一等的小說或戲劇，我們看見『同視』的機鍵仍然存在，但不是這樣簡單了。讀者不再是止把自己和英雄合而爲一，並且一切性情脾氣也都合而爲一了，他覺得所描寫的那些心組或意趨都是他

自己心中所有的——在小說中所讀到的那些困苦及奮鬥都是自己生平所經驗的。第一等的戲劇也確有這種魔力，但這種效力止有對於一部分人是有的，因為先要聽者自己先有十分錯雜的心境，這種『同視』始能發生。這一個是必需認清的：我們自然不是想把小說和戲劇所引起的一切心理現象都歸之於這一個簡單機鍵的作用，不過是把藝術作品所根據的許多要素尋出一個來。

有許多離奇的事情其真正原因連本人自己還完全不覺，也是這同視的機在那里作耗。我遇着一個病人，其妻被他底一個相識在法庭控告，他却也毫無理由地和在裏面，他沉在這案內非常熱心，連他自己底職業都完全拋荒，助他相識許多錢財，並且凡是使他相識勝利的事，只須做得到無不竭

力去辦。當我問他爲何有這樣行爲時，他說他全是迫於友誼及一種公道的愛護。在這兒，自然很容易看出有我們以前所講的那種假托理由的機鍵在內。考查起來，曉得所謂友誼不過是幾禮拜的新交，而所謂公道又明明是在反對的方面。那病人底行事的真正原因，用心理分析法研究起來，是他自己此時正和其妻有一種悲苦的爭執，適有一人撞入與他相同的境遇，他所以就不知不覺和那人合而爲一。這個機鍵，第五章中所講的那個因爲受了父親的委屈而把一肚子怨氣都移在兩個外國人身上的病人，也可以看出他是有的。

惹起『同視』的刺戟，常在那個「第二人的第一人」所切望的某種性質或環境」的事實中找到。這是在兒童的一種簡單遊戲中可以看出的。那裝

爲『父親』的兒童就覺自己真個已經長大而異常快樂。這個作用再紛雜一點的變相，就是許多黑斯替里亞病症的主要病源。這種狀態中的種種疾病常是和第二人無意識同視的結果；那第二人爲一種病痛所苦，而其人又有某種性格是第一人所極表同情的。例如我自己曾遇着一個黑斯替里亞的病人，苦於很厲害的暈眩——分析起來，知道他這病症全是同視於他父親的結果，他父親永爲耳病所苦，他愛父親因而聯想到暈眩。

「同視」是密結於本章前部分所講的那些白天做夢的作用的，那個目賭到處知名的英雄凱旋而歸經過街上的白天做夢者，好像他自己就是那個英雄從一羣歡聲動地的觀衆中挺身而過。從這種簡單的並且人都知道的現象一線下去，就一直到了瘋人院中那個長期看守部，在那兒我們看見一



瘋狂心理

羣帝皇，將軍，以及別種大人物的代表的社會。

一百九十二

## 第十二章 衝突的重要

我們現在假如把本書所攷查過的回顧一番，看牠用以做詳細研究的器具究有多少有價值的，我們即刻可以看見，有兩種器具是差不多處處要用到的，這就是分裂和衝突的兩個概念。彼等底用處非常之大，所以如能從一個易解而普通的觀念，把他們在精神生活中所占的勢力考驗一下，這是很有益處的？

我們已經知道，有一大部的變態現象，從幻覺，幻想以至上章所說的那些錯亂空想的產生，都要看做分裂的例子。那心已經失去像常態人格那種理想的和諧，破裂而為幾個多少有點獨立的部分，各走各的路，不顧全體的幸福而各自發展。

不但如此，我們還知道，所以有這破裂是因爲先有一個衝突。和諧的失去，是因爲心中含有幾個互相扞格的分子；而分裝的發生，就是因爲不這樣，那些互相敵視分子就要宣戰，所以用這分裂的方法來避去宣戰所不能幸免的惡潮及重壓，所以在生物學上看來，分裂是避去衝突的重壓的一種遁逃，並且要看做『自然』對付那些似乎無法解決的衝突的方法之一，因此，我們如要研究發生變態心理現象的原因，則發現『分裂』的存在還不過是第一步，必須還要追到隱在分裂後面的那個『衝突』。

所以，衝突似乎是瘋狂的原因中一個根本要素，而攷定其精確意義是對於心理學，亦是對於科學，首要的一個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個問題是今後科學界最有希望的一個工作場，然在現在，這衝突的意義是知道得極

不完備，迄今關於他底確定智識還只有一些兒的建設，所以本題的不拘什麼討論，一定大半是推論的性質，但是假如略爲看一看從現在所得的智識上可以抽出若干可靠的推論，及繼續探討下去有若干有益的方面：這是很有趣味的。

在本書的前幾章，我們底職務，大致是在說明幾個各個的病症，因而我們對於病人心內的情形，不想做超於這個目的所必須的分析。所以在許多情形中我們所認爲和發生病症有密切關係的那個衝突，其性質比較的不十分重要，而所說的那些心組也只含幾個較膚廓的心的分子。

然做了一個較深刻的分析，研究到足以解釋精神狀況全體的根源，則性質較爲根本的一個衝突就「圖窮而匕首現」了。這個根本的衝突含有幾

個要素，其重要和由此而生的結果相等，並且領我們直探到組成心的主要原動力的那些最初的本能。我們看見有一個激鬥發生，是這些最初本能的一個和別一個反抗，或是從這樣的一個本能所發生的那些欲望和傾向，被環境所加於這病人的各種情形所反對所搗翻，所以那結論可以是在這兩種衝突中大約可以找着許多瘋病的主要原因。

弗勞特以爲凡屬某某幾種精神病的狀態，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一個大本能的那些要素，這個本能是兩性的本能。自然；我們預料，那些兩性衝動勢力之大，及他們和文明社會所定出的許多行爲規則間所發生的不能或免的對抗，會使這本能成爲衝突及精神崩壞最普通的原因。但弗勞特底概論，大多數的學者都說他過分，未得普遍的採納。用以支持這概論的證據不是

完全可以信服的，就算弗勞特底兩性概念比通常所用的這個名詞，其含義要廣得許多，他底學說仍不能確立不搖。

在現在的時候，我們寧可說，所論的衝突也許含着無論那個基本本能的各種要素，止須這些要素是有充足的情勢。我們應當欣然承認，性的本能是在大多數的狀態中有優異的勢力，但應當要去找，某幾種是根于因別種心的分子而起的衝突的。

在供給各種反對力使精神發起衝突的那些原始大本能 (*Original primary instincts*) 之中，必須指出一個優勝的地位給與『羣的本能』第十章中曾經說明，人們一大部的信念及行爲是由於這個本能的活動。普通歸功於遺訓及教育的那些傾向，其勢力大都是得之於這個本能的。某階級的倫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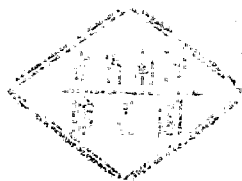
典所以能強制該階級的各個體，其原動力也由這個本能供給；故各個體都迫於良心似的照了法典上所講的去做，照了法典上所講的去想。這就是說，迫於羣衆制裁的一系行爲，雖沒有合理的根據，也許和得之於經驗的教訓相背馳，更許和別種原始本能所產生的傾向正相反對，但凡是本能動作的性質，彼却樣樣都有。這種和別種原始本能的反對，是很可以在性的案件中去證實，那兒，各種性的衝動常爲那些起於道學及遺訓的傾向所阻止，所束縛。

這是一望便知的：在原始的本能和羣的本能所強制的那些法典及信念的戰場是產生精神衝突的『膏腴之區』。兩面所含的許多要素都具有一種莫大的情感力，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底反對會產生如本書前幾章所講的

那些很豐富的收穫。屈魯探——他是在新聞紙上把這些題目做得很透，我們曾經屢屢引用的——曾經指出原始本能和羣的遺訓間的衝突在人心上的莫大重要。他說，『這樣產生的精神崩壞的現象漸爲人所認知，其所占區域日見擴大，其現象的變形也很繁複……這區域所含瘋狂的部分，究有多少我們是猜也不能猜的，但確有很大一部分；包括所謂神經系機能方面的疾病的一類情形，並且又包括一大羣心靈脆弱的現象；這種現象不有一番詳細討論是不能遽下定義的，但其大概是的確可以看出的。』

在前章我們講起幾種瘋狂狀態，其發生是因爲心中占有勢力的那些心組，和本人必得要在裏面生活的環境，二者之間有了一個衝突。我們曾說，終於發生的變態現象可以看做生物的反動，其目的是在兩不相下的激鬥





時，打開一條血路逃避戰鬥的勞乏，本人在分裂中尋得一個『遁逃藪』而退休於一個想像世界的裏面，那些心組在那兒得着一種幻想的滿足，所有和這個想像世界不能一致的心理活動，都閉在意識域的大門外。現在要注意，這些逐出意識之外不能有實力參與的心理活動，差不多都是由於羣的本能的活動而生的那些傾向：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那些病人已經失去了常人的『樂羣』性，所有風俗的制裁對於他們不再有什麼意義。在溫和些的狀態中，這種改變只現出對於他們伙伴的事情失却興趣的樣子，有好孤獨而不好社交的傾向，嫌惡朋友及親戚的親愛，對於社會上的那些普通習慣不生痛癢。在厲害些的案件，那改變就奪目得多，那心已完全從羣的共同生活中退了出來。習慣及風俗所定出的那種行爲的法典不再能範圍那病人底

行爲，他變得「放浪形骸，」污穢，下作，無恥的一個人。在許多長期的瘋人中，可以看出他們絕對沒有羣的本能及從這本能發生的一大羣心之活動。

這些事實暗示下面的假設：伏在這一羣瘋狂之後的那個根本機鍵，主要是羣的本能底抑遏。這是可能的：那個人在自己的原始本能和他所處的環境及風俗之間遇着了個衝突，要得着一個安全法，退息於一個空想的世界而把實在的世界拒絕出去，他止能把羣的本能和別種原始本能分裂開來，而不許彼再在那兒有什麼活動。假如能夠證明這個假設是對的，那麼，我們現在正要考慮的那個防止瘋狂的問題就變成「如何除去那個潛伏的分裂」的問題了。這是可能的；我們將發現那個分裂的傾向是有關於機體之組織的，是在人的心中遺傳下去的，並且是可以選擇生育法汰除

的。假如我們確能斷定用這種汰除法時，那些心的有價值的屬性是一個也不會失掉的，那麼，選擇生育自然就是減少瘋狂最有效力的方法了。然這也是可能的：將來也許會指明毛病不在分裂的傾向，而在產生分裂的衝突情形之若何。於是唯一的補救法就在於改變這兩個敵人的無論哪一人，然後那種矛盾不再存在。那些原始本能是萬難改變的，根本的救治法自然要在因羣的本能底勢力而成立的那些風俗及法典身上去着想了。

照我們現在智識的情形，這個自然只是理想，止可以看做一個有望的荒地以備將來之開拓。這些討論指示我們要創立狼虎藥劑似的法律去行選擇生育法的熱心改革家，可以很有理由的叫他慎思而後行。因為至少我們可以見到：我們現在很滿足地說，人人的生活及工作，一定止可在用制度

及純乎造作的標準所定出的許多專擅定限中活動，否則就要把他和社會隔絕，這種說法也許對於人類的發展是不合理而有害的。這是可能的：瘋狂或瘋狂的一部分可以證明其關係於個人內界之缺陷者不如其關係於生活之條件者那麼大，將來也許會斷定說，一定要改革的不是汰除有缺陷的個人，而是改良生活的條件。

### 參 攷 書

Abraham, "Dreams and Myth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1912.*

Brill,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13.

Freu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ril 1910.

— “Selected Papers on Hysteria and other Psychoneuroses” New York, 1909.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London, 1913.

— *The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1920.

Hart, “A philosophy of Psychiatry.”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July 1908.

— “The Conception of Subconsciou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February 1910.

Janet, “The Major Symptoms of Hysteria.” New York, 1917.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12.

- Jung, "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rill, New York, 1909)
- "Analytical Psychology." London, 1916.
- "The Psychology of unconscious" New York, 1916.
- McDougall, "Social Psychology." 8th edition, London, 1915.
-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3rd edition, London, 1911,
- Prince, "The Dissociation of a Personality," New York, 1906.
- "The Unconscious: The Fundamental of Human Personality." Boston, 1913.
- Riklin, "Wish Fulfilment and fairy Tal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1915.*

Trotter.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1916.

—— "Herd Instinct and its Bearing on the Psychology of Civilised m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08.*

—— "Sociolog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erd Instinct." *Ibid.*,  
1909.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出版

實價四角

著者

英國哈忒

譯者

李小平  
潘梓年

發行者

北新書局



